

卷三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卷之一

祭天地桃園結義

景陵鍾 惺伯敬父批評
長洲陳仁錫明卿父較閱

書名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明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 明 鍾惺 評 明 陳仁錫 校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7
編號 D8633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後漢桓帝崩。靈帝即位時年十二歲。朝廷有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
司徒胡廣六相輔佐。至秋九月中。涓曹節王甫弄權。竇武陳蕃預謀
誅之。機事不密。反被曹節王甫所害。中涓自此得權。建寧二年四月
十五日。帝在梁。群臣於溫德殿中。方欲陞座。殿角狂風大作。見一條青
龍從梁下來。約二十餘丈。蟠於椅上。靈帝驚倒。武士急慌救出。
東都城中壞却房屋數千餘間。建寧四年二月。洛陽
海水泛溢。登萊沂密。盡被大浪捲掃。居民入

東都城中壞却房屋數千餘間。建寧四年二月。洛陽
海水泛溢。登萊沂密。盡被大浪捲掃。居民入



鐘評三國志

四三

雙紅堂
小說
7(2)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卷之三

李催郭汜寇長安 第十三回

話說興平二年夏四月曹操大破

于海濱衆將皆來會集却再與曹操決雌雄陳宮曰今曹操勢大未可

與爭先尋取安身之計那時再來不遲布曰今當何往宮曰近聞劉

玄德新領徐州可往投之養成氣力別有良圖布信其言竟投徐州

來過界首有人報知玄德玄德曰布乃當今英雄之士可出郭迎接

糜竺曰呂布乃虎豹之徒不可收留收則傷人矣玄德曰前者非布

襲兗州怎解此郡之禍吾得徐州亦布之力他若要徐州吾當相讓

何況布無此心張飛曰哥哥心腸忒好雖然如此也當準備玄德領

軍兵數千出城出城三十里接着呂布並馬入城都到州衙廳上講

禮畢坐下布曰自從招討殺董卓之徒又遭催汜之變飄零關東諸

意安身之處

慮後得

君張鍾

料 2935 (2)

玄德曰

陳宮曰

妻女拜之

侯並不相容。昨蒙使君力救徐州。布因此襲兗州。以分其勢。不料反

遭曹操之機。累及關張。布今投使君。共扶社稷。再安漢室。未審尊意

如何。玄德曰。陶府君新近歸天。無人管領徐州。因此令備權攝州事

今幸德將軍至此。無德合讓有德。備情愿將牌印。請將軍受之。呂布

却待接見。玄德背後關張各有拔劍之意。布佯笑曰。量布一介之夫

何能作州牧乎。玄德又讓陳宮告曰。強賓安敢壓主乎。請使君勿得

疑焉。玄德方止。遂設大宴相待。收拾宅院安下。次日呂布回席請玄

德。關張諫曰。前日呂布有奪徐州之意。玄德曰。吾以善心待人。人不

宜負我。遂與關張同行。布飲酒半酣。請玄德入後堂卧房。牀上坐。令

妻女拜之。玄德再三辭讓。布扶玄德曰。賢弟受禮。關張喚曰。張飛接

劍大叱曰。我哥哥是金枝玉葉。你是人家奴才。怎敢叫我哥哥做賢

弟。你來我和你鬪三百合。玄德曰。公孫山飛去。玄德與呂布陪

笑。弟酒後狂言。兄勿見責。布嘿無語。須臾席散。布送玄德出門。張

飛躍馬橫鎗而來。呼呂布我和你併三百合。玄德上馬拖張飛去了。

次日呂布來辭玄德要行。玄德叫拖將張飛來。與呂布陪話。飛那裏

肯。玄德曰。此間有一小沛。是劉備昔日屯劄之處。將軍不嫌此處淺

狹。權且歇馬。如何糧食儘有。軍需缺欠。劉備當應付。呂布謝玄德

自引軍投小沛安身去了。玄德深責張飛。却說曹操平了汝穎。山東

功奏朝廷。加操為建德將軍。費亭侯。其時李催自為了大司馬。郭汜

自為了大將軍。橫行天下。朝廷無人敢言。太尉楊彪。大司農祭雩。暗

奏獻帝云。今曹操屯馬步精兵四十餘萬。謀臣武將數百員。若得此

人。扶持社稷。剷除奸黨。天下幸甚。獻帝泣曰。朕被汜催二賊。欺凌於

矣。觀其行事。甚于董卓。朕行坐不安。無計可除之。言訖。慟哭。楊彪奏

曰。臣有一計。先令二將自相殘害。然後詔曹操引兵殺之。掃清賊黨

矣。臣有一計。先令二將自相殘害。然後詔曹操引兵殺之。掃清賊黨

矣。臣有一計。先令二將自相殘害。然後詔曹操引兵殺之。掃清賊黨

王司徒
運夢計
更妙何
也連蒙
心簡下
只此計
妻用他
足下事
欲也

賈却害我
貴却害我
人知飛報
兩處合兵
數千兵圍
任宮院用
車二乘一
乘載天子
一乘載伏
皇三

以安萬民。獻帝曰：如何令二賊自相殘害？彪曰：臣令老妻到于郭汜府中，于汜妻處獻反間計。二賊自相害也。帝書密詔付楊彪。彪等二大臣出，暗使夫人入郭汜府，告其妻曰：郭將軍與李司馬夫人有染，其情甚密。汜妻曰：怪見經宿不歸，正有此事。後數日，郭汜却往崔府中筵席，其妻曰：惟性莫測，今二雄不並立，倘酒後有毒，妾將奈何？汜未信。至晚間，崔府送物至，汜妻先令婢妾置毒于內，方始獻入。汜便欲食之，其妻曰：食自外而來，豈可便食？與犬試之，犬死。自此疑之。備一日于朝堂，邀汜還家飲酒，醉而歸，坐夜，肚腹攪疼。妻曰：必中其毒矣。急令將糞汁灌之，一吐方定。汜大怒曰：吾與汝共圖大事，你今榮貴却害我，我不先發，必遭毒手。遂整本部甲兵，意欲殺崔。又有心腹人知飛報消息，崔大怒曰：郭阿多安敢如此！點本部人馬來殺郭汜。兩處合兵數萬，就于長安城下亂殺，乘勢擄掠居民。崔兄子李暹引數千兵圍任宮院，用車二乘，一乘載天子，一乘載伏皇三。一乘載賈詡，左靈令就監車駕，其餘宮人山侍並皆步走出。後宰郭汜兵到兩邊射死，不知其數。李催隨後掩殺郭汜兵，退車駕，昇突火出城。只到李催營中，郭汜領兵入內，搶擄宮嬪采女，放火烧昭字庫，藏一空。次日郭汜已知李催劫了天子，領軍來營前廝殺。李催殺郭汜大敗，當日移車駕到郿塢。帝聞弓箭之聲，戰慄不已。靜軒先生有詩嘆之曰：

光武中興興漢世，上下相承十二帝。桓靈無道宗社隳，關在擅權為叔季。無謀何進作三公，欲除社鼠招奸雄。豺獮雖驅虎狼入西州，逆豎生逢亮。王允赤心托紅粉，致令董呂成矛盾。渠魁殄滅天下寧，誰知李郭心懷憤。神州荆棘爭奈何，六宮饑饉愁干戈。人心既離天命去，英雄割據分山河。後王規此存莖業，莫把金甌等閒

一 銑生靈糜爛肝腦塗剝水殘山多怨血我觀遺史不勝悲今古
薙歎黍離人君當守包桑戒太阿誰執全綱維

小不應
則亂大

伏皇后淚濕衣襟李催殺退郭汜移車駕至郿塢使校尉李暹監任
天子在塢內斷絕內使侍臣皆有饑色帝令人問催取米五斛平骨
五具以賜左右催怒曰朝夕上飯何用米糧催乃與肉腐生皆身
不可食帝罵曰直如此相欺之甚也內侍中楊琦惡奏曰催乃邊鄙
之人習于夷風今日自不知所犯背逆常有快快之色欲輔駕幸黃白
城以舒其積怨陛下恐之豈可顯其罪也帝乃低頭無語淚盈龍袖
左右報曰有一路軍馬鎗刀映日金鼓震天前來救駕帝教打聽是
誰乃郭汜也帝心轉憂塢外喊聲大起乃李催來到兩邊擺開李催
出馬鞭指郭汜而罵曰我待你不薄你如何謀害郭汜曰爾乃反賊
如何不殺你催曰我係駕在此何為反賊也汜曰你道見今劫駕在

此為保駕也催曰都不須多言不用軍士我兩箇自併命
郭汜皇帝去了罷郭汜挺鎗來戰李催李催舞刀來迎郭汜戰有十
合不分勝負太尉楊彪拍馬而來大叫司馬將軍且請少歇老夫邀
請眾官來與二大夫和解汜催各自還營楊彪朱雋會合朝廷官僚
六十餘人先請郭汜營中勸和汜將眾官僚盡行監下眾官曰欲何
為也汜曰李催劫天子備我劫不得公卿彪曰一人劫天子一箇賢
公卿乃何行也汜欲拔劍殺之中郎將楊密勸住左右都諫汜放了
楊彪朱雋其餘都監在營中彪與雋曰為社稷之臣不能見君救主
空生于天地間耳言訖相抱而哭昏絕于地歸家雋成病而死自此
之後催汜相迎每日斫殺五十餘日死者不知其數李催平日言左
道妖邪之術常使女巫擊鼓降神于軍中帝每日啼哭侍中楊琦奏
奏曰臣觀賈詡雖是李催心腹未嘗忘君也陛下實告之正說之則

賈詡到來。帝乃退其左右。號泣拜詡。詡伏于地曰。臣不勝誅矣。帝曰。卿如此。肯憐漢朝。救劉協一命。詡曰。臣心未嘗不如此也。陛下且勿言。臣自圖之。帝謝賈詡。少頃。李傕入見。帝腰帶三刃刀。懸劍于腕。手提鉄鞭。帝面如土色。內侍皆帶劍。立于帝側。傕曰。郭汜不仁。欲害陛下。監禁公卿。非臣則陛下亦被擄矣。帝拱手稱謝。傕曰。陛下真聖之主。遂出問諸將曰。內侍帶劍。立于帝側。莫非有害吾之心。賈詡曰。軍中不可不帶劍耳。傕笑入帳中而罷之。時僕射皇甫郤入見。天子帝知酈能言。令去和嶽兩邊。詔先到汜營。說汜曰。如李傕放由天子。我便送出。公卿還長安。酈却來見李傕曰。今天子以某是西京人。與公同鄉。乃令某來和勸二公。汜已奉詔。公意若何。傕曰。吾已敗呂布之大功。輔政四年。三輔清靜。天下共知。郭阿多盜馬虜耳。何敢與吾相等。爾吾必欲誅之。君乃西涼人。戀吾方畧。士衆足勝郭阿多。否。又劫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向郭阿多。李傕有膽量。自知之矣。酈答曰。不然。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致滅亡。近董太師之強。君所目見矣。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懸高竿。此乃勇而無益也。今將軍身為上將。持鐵仗節子孫。握權宗族。得寵受國家爵祿。人皆仰之。今郭阿多劫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為輕重。耶。李傕大怒。拔劍出鞘曰。天子使你來辱我大臣。先斬你頭。後殺天子。此大丈夫之志也。言訖。來殺皇甫郤。不知性命如何。

楊奉董承雙救駕

李傕欲殺皇甫郤。騎都尉楊奉諫曰。今郭汜未除。而殺天使。則郭汜與兵有名。諸侯皆以助之。賈詡亦勸。傕怒少息。詡遂推皇甫郤出。郤大叫曰。李傕不奉詔命。欲殺漢君自立。侍中胡遜急止之曰。李將軍待公不薄。如何出此妄言。恐于身不利。酈叱之曰。胡敬才。你為朝廷

國不
知此說

也

王昌
有義氣

人
也

濟
也

言
也

輔弼之臣。如何誥佞也。我累世受恩。身在帷幄之中。君辱臣死。當
國家。吾被李催所殺。乃命也。大罵不止。帝知之。惡令皇甫郛回西涼。
李催之軍。大半是西涼人氏。更有羌番兵。郛言催不忠不孝。多有面
涼勇士。各隨郛言。賈詡又說羌胡人曰。今天子知汝忠孝。故遣汝還
郡。後必有重賞。羌胡皆怨李催。不與官賊。亦引兵出。催知郛去。大怒

差虎賁王昌追之。昌知郛乃忠孝之士。不追回報。催曰。郛不知何往。
催曰。罷休。却說賈詡來見帝曰。陛下可重加李催官。帝封李催大司
馬。催心中大喜。言曰。此乃是女巫神鬼之力也。遂重賞女巫。巫不賞軍

士。騎都尉楊奉大怒。與宋果曰。吾等入生出死。身冒矢石。反不及女
巫耶。宋果曰。何不殺此賊以救天子。奉曰。你于中軍放火為號。吾當
引兵外應。二人約定。此夜二更下手。不料不密其事。此夜事泄。有人

報知李催。催大怒。令人捉住宋果。先已殺之。楊奉在外。不見號火。
催自將兵出。就寨中殺到四更。奉因不勝。引一彪軍去了。李催

軍勢漸衰。更兼郭汜常來攻擊。殺死者屍積如山。忽有人來報曰。有
張濟統領大軍。自陝西來到。李催郭汜處。各自差人來兩處和釋。如
不從者。引兵擊之。催汜皆依允了。張濟上表。請天子駕幸弘農。天子

大喜曰。朕躬思東都久矣。今乘此得還。乃萬幸也。詔封張濟為驃騎
將軍。開府。濟進糧食酒肉。供給百官。汜放公卿出營。催收拾率駕東

行。遣舊有御林軍數百。各持長戟。護送鑾輿。夜過新豐。今西時值秋天。金風驟起。賊聲大作。
縣。晚至霸陵橋。霸陵橋即霸橋在陝西西安府東關水上時值秋天。金風驟起。賊聲大作。

數百軍兵。來至橋上。攔住車駕。厲聲問曰。此何人也。侍中楊琦拍馬
上橋曰。此乃大漢天子車駕。甚人不得無禮。有二將出曰。吾等奉詔

將軍命。守把此橋。以防奸細。既言有天子。難以准信。須親見之。楊琦
高揭珠簾。帝曰。朕躬在此。卿何不退。眾將皆呼萬歲。分子。兩邊帝乃

得遇二將回報郭汜曰。天子駕已去矣。汜曰。我正欲劫車駕。再入鄠

塢。以圖大事。你如何放了過去。二將曰。不知將軍本意。汜曰。吾瞞住

張濟之心。要謀此事。你如何放了過去。速命斬其二將。起兵趕來。天

子正到華陰縣。華陰縣今屬西安府背後喊聲大震。軍馬趕來。大叫車駕休動。

獻帝聞後軍至。告大臣曰。恰離狼窩。又逢虎口。侍臣皆大哭。軍至將

近。只聽得一派鼓聲。山背後轉出一將。當先一面大旗。書着大漢楊

奉四字。背後一千餘軍。原來離李傕屯兵于終南山中。終南山在西安府城南一

山南。特來保駕。正遇帝令退後軍。兩邊擺開。汜將崔勇出馬大罵楊

奉反賊。無仁無義。奉大怒。回顧陣中曰。公明何在。一將手執大斧。縱

驟驃駒。直取崔勇。兩馬相交。只一合。斬崔勇于馬下。殺入軍中。砍死

無數。汜軍大敗。退走二十餘里。楊奉收軍來見天子。帝下車執奉手

曰。卿救朕躬。當刻銘肺腑。奉頓首拜謝。帝曰。斬賊將者何人也。奉乃

引此將拜于車下。奏曰。此八河東楊郡人也。姓徐名晃。字公明。帝慰

勞之。楊奉保駕至華陰寧輯。將軍段熲具衣服飲食。供給天子。是夜

天子宿于楊奉營中。郭汜敗了一陣。次日點軍。又殺至營前。來徐晃

當先出馬。郭汜大軍八面圍定。將天子楊奉困在垓心。帝曰。官曰

朕今奮休矣。正在危急之中。忽然東南上。喊聲大震。賊眾奔潰。徐晃

乘勢殺出門外。攻擊大殺郭汜一陣。汜兵敗走。此人來見天子。乃是

劉朝國戚漢室忠臣。身着錦衣。臨玉殿。腰橫玉斧。上金槍。乃是國舅

董承。引千餘騎。特來救駕。帝哭訴前事。承曰。陛下免憂。臣與楊將軍

誓斬二賊。以靖天下。帝命早赴東都。連夜駕起。前幸弘農。都說郭汜

敗軍回。撞見李傕。言楊奉董承救駕往弘農去了。若到山東。立騰得

軍。必然布告天下。令諸侯共伐我等三族。不能保守矣。備曰。如今張

濟兵據長安。未敢動兵。我和你合兵一處。至弘農殺了漢君。平分天

下。

時人亦不
以帝后
逃

可持亦不
此三
三

下有備不可。汜曰：若兄長肯帶挈小第，一同共奪地而西，二人合兵，子

露劫掠所過一空。楊奉董承知賊勢遠來，遂勒兵回與賊大戰于東

灊。東灊在河南府陝州西南一名七里灊又名召倫溝北流入海。惟汜二人商議只不可關將，只是

混戰。我衆彼寡，安得不勝。商議已定，李催在左，郭汜在右，漫山遍野

擁來。楊奉董承兩邊死戰，剛保天子皇后車出，百官宮人，皆乘輿，

一應御用之物，盡皆拋棄，俱被催汜兵卒搶去。死者不知其數。郭汜

軍盡入弘農，劫掠奉承，保駕走陝北。催汜分兵趕來，承奉一百差人

與汜催陪話，一而暗差人傳聖旨往河東，急招故白波帥李樂、韓遂、

胡才三處軍兵前來救應。李樂亦是嘯聚山林反賊，不得已而召之。

三處軍聞天子赦罪賜官，如何不來。並拔本營軍士來與董承約會，

一齊再取弘農。其時李催郭汜但到之處，劫掠百姓，老弱殺之，強壯

者充軍，臨敵之處，驅民兵在前，名曰敢死軍。賊勢浩大，李樂等

是嘯聚貪掠之輩，郭汜令軍士將衣服等件拋棄于道。李樂等

于涇陽。涇陽縣名故城在雍州涇陽縣西北。李樂等軍見衣服滿路，爭撻取之。矢于

伍。汜催軍四面趕來，混戰。李樂軍大敗，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楊

奉董承撐攔不住，保駕其走。其後催汜軍趕來，李樂曰：事急矣，請天

子上馬先行。帝曰：朕不忍捨百官而去，衆向辜哉。兵追不絕，滿天火

紅。胡才被亂軍所殺，喊聲震地，相連百餘里。承見賊追急，請天子

乘車駕步行到黃河岸邊。李樂等尋得一隻小舟，作渡船。時值天冷，

嚴寒，帝與后強扶到岸邊，岸又高，不得下去。後面有火鼓相攻，甲兵

驟至。楊奉曰：可解馬韁繩，接連拴縛帝腰，放下船內。人叢中，皇后見

伏德挾絹十數匹至，曰：我于亂軍中拾得此絹，可接連帝篋，行軍棧

尉尚弘多用絹包帝共后，令衆人往下放之，乃得下船。李樂仗劍立

于船頭上，后兄伏德負后下船中。岸上有不得下船者，爭扯傷體。李

此平三國志

樂與權
至此
君臣
體此
之甚

亦知
孫有
不

樂蓋推于水中渡過帝后。再放過船。渡岸上者。哭聲不止。其爭渡船

者。盡皆扯住船。皆被砍下手指者。不知其數。船中急渡北岸。揚奉

牛車一輛。載帝至大陽。大陽津名在河南府陝州一名茅津又曰陝津絕食。晚宿于瓦屋中。

野老進粟飯。上與后共食。龍羈不能下咽喉。次日封李樂為征西將

軍。韓暹征東將軍。帝上牛車行。一大臣尋至拜于前。乃太尉楊彪。太

僕韓融。帝后痛哭。近侍等止有一十餘人。無不下淚。太僕韓融曰。僕

犯二賊。頗信臣言。捨一命去。說二賊罷兵。陛下善保龍體。韓融去了。

李樂請帝入奉營。暫歇數日。楊彪請天子都安邑縣。安邑縣今解州上御車

馬至安邑。又無高房。帝后所居于茅屋中。又無門關閉。四邊旋插荆

棘籬落。帝與大臣議事于茅屋之中。李樂韓暹進兵于籬外觀望。互

相鎮壓。以為歡喜。諸將專權。或打死尚書。百官公卿稍有觸犯。于帝

前敲罵將士。故令奴婢送濁酒。食與天子。帝勉強納之。李樂

連名保無徒。部曲巫醫走卒二百餘名。並為校尉。御史刻印不及。以

錐畫之。如此苟且而已。韓暹說催汜二賊。方始放百官及宮人歸。是

歲大饑荒。百姓皆食棗菜。餓死者遍地。河內太守張揚送米肉與天

子河東太守王邑。送絹帛以衣之。如此帝得活。董承楊奉商議。一

面差人脩洛陽宮院。欲奉車駕還東都。李樂不從。董承對李樂曰。洛陽

乃天子建都之地。安邑乃小可地面。如何容得車駕。今奉駕還洛陽。

正理。李樂曰。汝等奉駕去。吾只在此處居住。承奉收拾駕起程。李樂

暗令人結連李催郭汜。一同劫駕。董承楊奉韓暹。知李樂意。乃連夜

擺布軍士。護送車駕起前奔箕關。李樂盡拔本寨車馬。前來追趕。四

更左側趕到箕山下。大叫車駕休行。李催郭汜在此。天子聽知。心驚

膽戰。山上火光竟起。漢天子怎離此難。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玄德以徐州讓呂布。逆知呂布之不受也。非十分英雄識英雄。不能及此。李卓吾以似奸雄訾玄德誤哉。

陳平奇計專在反間。楊太尉反間汜妻。令其自相誅殺。其策不下。王司徒其智不下陳孺子。

遷變與曹操秉政 第十四回

李樂令軍詐呼李催郭汜軍到。兵卒皆驚。楊奉曰。此乃李樂詐呼也。遂令徐晃出迎之。正逢李樂兩馬相交。只一合。被徐晃一斧砍李樂

于馬下。殺散餘黨。保護車駕得過箕關。太守張揚將糧食餉。迎天

子于軹道。軹道在西安府。帝封張揚為大司馬。揚辭帝屯兵野王。野王即今河南縣。

帝入洛陽見宮室燒盡。街市荒蕪。滿目皆是蒿草。宮院中只有

人無。太荒。勅改興平為建安元年。洛陽居民僅有數百家。無可為

去城中剥樹皮掘草根食之。尚書郎以下皆自出城採薪。有多

于墻壁之間。漢末氣運衰敗。無甚于此。前賢有詩一首。以歎世清

詩曰

血流成渠。白蛇亡。赤幟縱橫遊四方。秦鹿趕翻與社稷。樊雎推倒

立封疆。子孫孱弱姦邪起。氣色凋零盜賊狂。看到兩京遭難後。跌

人無淚也。恹惶。

太尉楊彪奏帝。前蒙降詔。未曾發遣。今曹操在山東。屯兵數十萬。可

宣入朝。以輔王室。佐主。帝曰。朕躬既已降詔。卿何必再奏。即便差人

前去。却說曹操在山東。聞知車駕已還洛陽。聚謀士商議。荀彧進曰。

昔日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義從。漢高祖為義帝。編素而天下歸

心。今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走赴金鑿。今車

駕旋轉。東京荒蕪。誠因此時奉主。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

老若的
有計策
老瞞亦
能用之
所以成
天爭也

此平三目
卷之三

大奸維
帝事自
統

下大畧也。扶拔仁義，以致英雄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之臣，其何能為也？若不早定，使英雄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曹操乃大喜，正要收拾起兵，忽然有詔書至。操待天使于驛亭，一同起發。帝在洛陽，百事未備，城郭崩倒，欲脩未能。人報李傕郭汜兵又來到，帝大驚，問楊奉曰：「今投何處，難使命往山東未回，不如去投曹操。」楊奉、韓暹曰：「臣願出戰。」董承曰：「城郭不堅，兵甲不多，戰如不勝，當復如何？」人報曰：「催汜兵近董承，保帝后上車，望山東而進。百官無馬，步行跟隨出洛陽行，未一箭之地，但見塵頭蔽日，金鼓喧天，無限人馬來到。帝后戰慄不能言，忽見一驢飛來，到車前便拜，視之乃山東使命。問來軍何人，使命曰：「曹將軍盡起山東之兵，前來保駕。聽知李傕郭汜犯洛陽，先差夏侯惇為先鋒，引上將十員，精兵五萬，前來保駕。帝心方安，少頃夏侯惇引許褚典韋前來，駕前面君三將一齊叫曰：「甲冑士不能下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皆呼萬歲。帝曰：「卿等鞍馬驅馳，無可為賜。」曰：「主公曹操知催汜賊犯帝闕，故令臣等先來保駕，却纔道罷，待臣又報正東又有一路軍到，帝舉止失措。惇拍馬視之，便速來奏報曰：「陛下放心，乃曹操步軍來到也。」須臾來見天子，聲噤。帝問何人，惇奏曰：「乃曹操弟曹洪副將李典樂進也。」帝問曰：「卿何來？」洪奏曰：「臣兄聽知賊兵至近，恐夏侯惇孤力難為，又差臣倍道而來協助。」帝曰：「曹將軍乃寡人社稷之臣也。」催汜領大軍長驅而來，帝令夏侯惇分兩路迎之。夏侯惇曰：「臣已度量了，與曹洪分兩翼，馬軍先出，步軍後隨，儘力一擊。」催汜賊兵大敗，斬首萬餘。請帝還洛陽故宮。夏侯惇屯兵於城外，次日曹操引大勢人馬來到，帶三千鉄甲軍馬入城，屯兵列于內前。諸大臣引進朝見帝，拜于殿階之下。帝賜平身，宣上殿，問慰勞畢。曹操曰：「臣託我王洪福，齊天聚兵山東，昨承恩賜，思報無門。」催汜

操亦是
環謂謝
未嘗忘
君信然

許褚之
勇具可
與

不是否
愛兩人
觀

家內
效

無端罪惡貫盈。臣有精兵四十餘萬。以順討逆。無不克捷。陛下善保
龍顏。以社稷為重。帝封操領司隸校尉。假節鉞。錄尚書事。操謝恩畢。
次日便進兵離洛陽五十里下寨。催汜知操遠來。議欲速戰。賈詡諫
曰。不可。操有數十萬精兵。文官武將。不知其數。不如倒戈卸甲。降之。
求免本身之罪。催怒曰。爾敢滅吾銳氣。教左右將謝斬之。眾將勸免。
是夜賈詡棄李催單馬走回。次日李催軍馬來迎。曹操先令許褚
曹仁典韋領三百鐵騎于陣中衝突。三遭方纔布陣。陣圍處李催
兒子李暹。李別出陣前立罵。操問曰。此何人也。尚未有人回答。許褚
飛馬去。一刀先斬李暹。李別這一驚。出馬陣前。倒撞下馬。褚斬之。雙
挽人頭。回于陣中。無人敢追。曹操拍許褚背曰。當世之樊噲也。操令
夏侯惇領兵左出。曹仁領兵右出。操自中軍衝陣。鼓響一聲。操真
靈催汜兵大敗。操親掣寶劍押陣。連夜鞠殺。勿停戈戟。星火趕過。催
汜催汜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軍馬三停去。二催汜
西逃命。此時天下不容。往山中落草去了。曹操兵屯于洛陽城外。楊
奉韓暹兩個商議。自今曹操成了大功。必掌重權。如何容得我等不
若奏過天子。只做趕催汜為名。引本部軍屯大梁。看機而變。因此二
人要去。獻帝阻當不住。帝命宣操入宮。操聞使至。請入並坐。見其人
眉清目秀。飄飄然有神仙氣象。操惡之。今東都大荒。官僚軍民皆有
饑色。惟此人面上精神純雅。操問之曰。公有何能。調理如此。對曰。惟
食淡三十年矣。曹操問曰。君居何職。對曰。某舉孝廉。原舊隨袁紹。張
揚作從事。見其人皆非治亂之主。今聞天子還都。特來朝覲。官封正
議郎。濟陰定陶人也。姓董名昭。表字公仁。曹操避席起敬曰。聞公大
名久矣。幸得于此相見。置酒于帳中相待。令與荀彧相會。忽一人趨
曰。一隊軍往東而去。不知何人。操急令人追之。董昭曰。此乃李催舊

卷之二十一
三

忽然喊聲大舉。楊奉韓暹領兵攔路。徐晃大叫欲劫車駕。何往。操出馬視之。見徐晃神威糾糾。暗暗稱奇。操令許褚出馬與徐晃交鋒。刀斧相交。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操鳴金收軍。各自下寨。操召文武議曰。吾今日在陣上觀徐晃真良將也。不忍以力併之。思一奇計。招諭過來。奉暹豈足道哉。一人曰。主公勿慮。某素與徐晃有一面之交。今晚扮一小卒。偷入晃營。看緊慢。以言說之。來降主公若何。操視之。乃山陽昌邑人也。姓滿。名寵。字伯寧。見為行軍從事。操令行。却說滿寵扮一小卒。雜在隊中。入晃營中。軍帳前。晃渾身披甲。于帳下看見寵。寵入長揖曰。故人安樂否。徐晃見之。久立。乃曰。莫非山陽滿伯寧乎。晃年小時。在山陽為官。寵為吏。被人奪買物告官。因有讖。寵曰。然也。晃曰。何故到此。寵曰。曹操在兗州請我作從事。今日偶見故人。陣上羅武。吾甚惜之。故不避死而來。直諫于公。據公之勇。世之罕有。何故

卷之二十一
三

屈身于楊奉韓暹之徒乎。曹將軍之英雄力扶漢室。拯救生靈。今日陣前。不忍以健將決死戰。故遣寵來。公何不肯暗投明。晃喟然嘆曰。吾固知奉暹非立業之人。爭奈從之久矣。不忍相捨。寵曰。豈不聞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大丈夫知而不為。非丈夫也。晃起身而謝曰。愿聽公言。寵曰。何不就殺奉暹而去。以為進見之功。晃曰。以臣弑主。大不義也。吾不為之。寵曰。公真有德之士。遂引帳下數十騎。同滿寵來投曹操。早有人報入中軍。楊奉引千百騎來追徐晃。趕上大叫休走。山上山下。火把齊明。曹操大喝。吾等逆賊多時。休敵走脫。兩下伏兵皆起。來捉楊奉。還是如何。

呂布月夜奪徐州

曹操號起。伏兵圍住楊奉。韓暹急引兵來救援。兩邊夾攻。楊奉走脫。操起奉。遣軍亂乘勢便擊將去。楊奉韓暹大敗。敗軍多半降曹。奉暹

曹稱權
勢是繼
莫過矣

二虎爭
食之計

勢孤引兵去投袁術以圖安身不在話下却說操得徐晃為將大喜
 來迎鑾駕到許都旋造宮室殿宇立宗廟社稷省臺司院衙門脩城
 郭府庫封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賞功罰罪並聽曹操處置操自封
 為大將軍武平侯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荀攸為軍師郭嘉為司馬
 祭酒劉曄為司空曹掾毛玠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催督錢糧使程昱
 為東平相范承董昭為洛陽令滿寵為許都令夏侯惇夏侯淵曹仁
 曹洪皆為將軍呂虔李典樂進于禁徐晃皆為校尉許褚典章皆作
 都尉其餘將士各各封官自此大權皆歸于曹操出入長帶鉄甲軍
 馬數百朝中大臣有事先稟曹操然後方奉天子操既定大事乃設
 一宴于後堂聚眾謀士共議操曰吾今以尊王室位至三公皆賴汝
 等助之吾所憂者袁術袁紹耳此二人已據土地未可圖之劉備見
 徐州已領州事近呂布在山東被吾殺敗今投劉備養于小沛二
 人若互相起兵乃吾心腹之大患也公等有何妙計可圖之許褚曰
 愿借精兵五萬斬劉備呂布之頭獻與丞相荀彧曰將軍勇則勇矣
 不如用謀今許都新定未可造次用兵彧有一計名曰二虎競食之
 計操曰何謂也彧曰譬如巖下一對餓虎往來尋食山上以食投下
 二虎必競其餐一虎爭鬪必有一傷止存一虎此虎亦可誅矣今劉
 備雖領徐州未得詔命今主公可令劉備正授徐州牧密與一書教
 殺呂布事成則劉備亦可圖事不成則呂布必殺劉備矣此乃二虎
 競餐之計操曰然即時便差使命賫詔封劉備為正東將軍宜城亭
 侯正領徐州牧又付密書便行却說劉玄德在徐州聞曹操遷帝于
 許都却欲令人前去慶賀忽報天使至出郭迎接入郡拜詔受恩會
 已畢設宴管待來使使曰曹將軍于帝前力保使君故首先頒此恩
 命玄德曰感謝無盡矣使命于坐間取出私書遞與玄德玄德看了

此年三國志

卷之三

真善是

德是如

德誠處

德自

德心亦

張飛

虎吞

曰此事尚容計議。席散請使于驛館安下。玄德連夜與糜竺糜芳

雍孫乾關張二將衆等商議。張飛曰呂布無恩之人殺之何礙。玄德

曰他人志極事窮而來投我。我若殺之大不義也。張飛曰好人難保。

玄德喝退張飛而起。次日清晨人報呂布來到。玄德敬請布入見。日

聞知朝廷送恩命至。特來相賀。却纔下拜。張飛扯劍下廳來殺呂布。

玄德慌忙阻住。呂布大驚曰翼德何故。只要殺我。張飛叫曰曹操道

爾是無義之人。故我哥哥殺爾。布曰我與爾無讐。玄德喝退張飛。去

德共呂布同入後堂。告訴前因。就將曹操送密書與呂布看之。布爲

罪泣曰此乃曹賊令我弟兄不和。玄德曰兄長無憂。劉備無此意。縣

中如少糧草。小第一一應付。呂布拜謝備與呂布吃罷。早膳布告回

玄德親送出城外。布拜別而去。關張曰兄長何故不肯殺呂布。玄德

曰此乃曹丞相疑我與呂布一處。故敵我兩家。自相吞併。他如坐

成敗此乃二雄不並立之計也。關公曰然。張飛曰我只要殺此賊。以

絕後患。玄德曰非丈夫之所爲也。玄德到館驛。送使命回。就拜表謝

恩。并回書呈曹操。只言容緩圖之。使命回見曹操。言玄德不殺呂布

之事。操問荀彧曰此計不成奈何。彧曰又有一計。名曰驅虎吞狼之

計。操曰何爲。彧曰可暗令人往袁術處問安。就報劉備上表。要畧南

陽。使術動兵攻劉備。却明詔令劉備討袁術。兩邊相併。呂布必生異

心。此乃驅虎吞狼之計。操大喜。先發人往袁術處。次發人往徐州去

使命。賞詔便行。玄德在徐州。聞知使命至。出郭迎接。開讀詔書云。着

起兵討袁術。玄德頷命。使者先回。糜竺曰此又是曹操之計。玄德曰

雖是計。王命不可違也。遂點軍馬起程。孫乾曰可以先定守城之人。

玄德曰二弟之中誰人可守。關公曰弟愿守把此城。玄德曰吾早

欲與爾議事。豈可相離。張飛曰小弟愿守此城。玄德曰你守不得此

說得甚

城你一者酒後剛強鞭撻士卒。二者作事輕易不從人諫。吾故不放心也。張飛曰：小弟自今以後不飲酒了。軍士不打諸般聽人勸諫。玄德曰：你若如此，吾何憂哉？糜竺曰：只恐口不應心。飛怒曰：我跟哥哥多年，未嘗失信，何敢料我？玄德曰：弟性如此，吾不放心，請陳元龍為軍師，早晚令張飛少飲酒，勿令失事。玄德俱分付了。馬軍步卒三萬離徐州往南陽進發，却說袁術聽得劉備上表欲吞吾州縣，術大怒曰：汝乃織席編履之夫，安敢占據大郡，與諸侯同列？吾正欲伐汝，汝却反行害我，乃呼上將靈紀起兵十萬，殺奔徐州。兩軍並起，會于盱眙。盱眙縣屬臨淮郡今屬鳳陽府玄德兵少，依山傍水下寨。紀靈乃山東人也，使一口三尖刀，重五十斤，手下戰將極多。是日紀靈引兵出陣，大罵劉備村夫，安敢侵吾境界。玄德曰：吾奉明命以順討逆，汝今罪不容誅，紀靈大怒，拍馬舞刀來迎。玄德關公大喝曰：有吾在此，驟馬與紀

靈大戰三十合

靈大戰三十合，紀靈少歇。關公回陣立馬，从等紀靈追至，將帶一

人起
事真堪
平古

馬來。關公曰：只教紀靈來，與他決箇勝負。荀正曰：汝乃無名下將，是紀將軍之對手。關公大怒，直取荀正，交馬一合，砍荀正于馬下。德驅兵殺敗紀靈，紀靈退守淮陰河口，並不敢交戰。時只教軍士偷營劫寨，皆被徐州兵殺敗。兩邊相拒，勝負未分。却說張飛自送玄德登程去了，一應民訟并陳元龍管理軍機大事，自家掌管。飛恐失和氣，乃設一宴，遂請各官赴席。是日筵席上，張飛開言曰：我哥哥臨去時，分付我少飲酒，恐失大事。眾朋友自今日盡此一醉，明日禁酒，各各都要滿飲。凡事都幫助我，保守城池，把酒到陶謙手下，舊將曹豹面前。豹曰：我從天戒，不飲酒。張飛曰：厮殺漢，如何不飲酒？我要你喫一盞。豹懼怕，只得飲一盞。張飛把遍各官唱飲，大醉。飛又起身來，把盞曹豹曰：其實不能飲。飛曰：你恰纔喫了，如何推却也？豹再三不

君張無一不趣言不趣趣人趣

老張繞如真得事不必以論也

玄德難

飲飛曰。你違將令。該打一百。肯花喝軍。捉下。陳元龍曰。玄德踴去時。分付你甚麼來。飛曰。你文官只管文官事。休來惹我。曹豹曰。看我女婿之面。且以饒恕曹豹。飛曰。誰是你女婿。豹曰。呂布是也。飛大怒曰。我本不打你。你故說呂布來。說我打你。借你打呂布。諸人勸不住。曹豹打至五十。衆人苦告饒了。各皆散去。曹豹回去。深恨張飛。痛入骨髓。連夜差人。賫書一封。逕投小沛。見呂布。呂布將書看了。云。玄德已往淮南去了。可乘飛醉。來取徐州。今番錯過。悔之晚矣。呂布連夜請陳宮來議此事。宮曰。只在小沛。何日唾嚙。今若不取。官必去了。布交備赤兔馬。全身披掛了。手持方天戟。領五百騎軍。先往徐州來。陳官後引大軍來。高順隨後進發。只四十五里上馬。便到。呂布到城下時。恰纔四更。月色澄澄。城上並不知覺。布到城門邊。叫云。劉使君有使命至。城上有曹豹軍報。知曹豹上城看之。令軍士開門入。得城時。城上聲大。舉飛在府中。醉倒酒。猶未醒。左右人急搥醒人。飛曰。誰開城門。張飛教人備馬。慌忙披掛上馬。綽丈八矛在手。時呂布軍馬到來。張飛出府時。正見呂布相迎。酒猶未醒。不能戰。呂布素知飛勇。亦不敢逼。飛十八騎。燕將保飛。殺出東門去了。曹豹見飛。只十數人護從。引百十人趕來。飛見豹大怒。拍馬來迎。豹戰三合。敗走。飛趕到河邊。一鎗刺豹。連人帶馬。死于河中。飛于城外。招呼士卒。出城者盡隨飛投淮南而去。呂布城中。安撫居民。令軍一百。把守玄德宅門。諸人不許進入。此是呂布弟兄之情也。却說張飛。引數十騎。直到好。胎來見玄德。說曹豹獻門。呂布夜襲徐州。衆皆失色。玄德歎曰。得何足喜。失何足憂。關公曰。嫂嫂安在。飛曰。皆陷於城中。玄德默默無言。關公曰。你當初要守城時。說甚來。兄長分付你甚來。今日城池又失了。嫂嫂又陷了。你死猶恨。遲尚有何面目。來見兄長。張飛聞言。惶

史劉繇追之甚急策老母家小皆在曲阿必被繇所害策問伯父處
暫借雄兵數千渡江去探老母助拔舅氏恐伯父不信有亡父遺下
玉璽權為質當術聞有玉璽取而視之大喜曰吾非要你玉璽權留
下在此我借兵三千馬五百疋與你平定之後速令軍回來你名微
難掌大軍我表你為折衝校尉殄寇將軍越日領兵便行策拜謝遂
得軍馬帶領朱治呂範舊將程普黃蓋韓當擇日起兵行至歷陽正
行之際見一軍到當先一人見策下馬策視之其人面如美玉唇若
點朱姿質風流儀容秀麗胸藏經天緯地之才腹隱安邦定國之謀
乃廬江舒城人也姓周名瑜字公瑾漢太尉周景之孫洛陽令周異
之子初孫堅討董卓之時移家舒城瑜與孫策同年結為昆仲瑜少
策兩月以兄事之策住瑜道南大宅策與瑜升堂拜母有通家之好
如此至交甚厚瑜叔周尚為丹陽太守因往省親到此與策相見以

公瑾字公瑾
瑜過人

策令與朱治呂範相見共書籌畧治範大喜瑜與策曰將軍欲濟大
事可知江東有二張乎策曰未知瑜曰一人能博覽群書善書隸字
兼明天文地理之學彭城人也姓張名昭字子布陶謙曾聘不肯肩
就故來江東避亂一人貫通九經深明朱子百家庶陵人也姓張名
紘字子綱因避世亂隱于江東此處有二人何不請之策即便令人
請不至策親自到其家與議論終日口若懸河策拜張昭為長史兼
撫軍中郎將拜張紘為參謀正議校尉商議起兵攻擊劉繇却說劉

人皆用
事也
更有小
人妬人
百人百

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亦是漢室宗親漢太尉劉寵之姪兖州刺
史劉岱之弟繇舊為揚州刺史屯于壽春被表術趕過江東故來守
曲阿有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兩個領兵幫助繇知孫策渡江此
兵歷陽急聚衆將商議有樊能于糜陳橫張英說策是驍騎大將張

元武中
興之主
孫策
遂相見
亦復與
之也

英曰。某領一軍屯于牛渚。縱有百萬之兵。亦不能近也。言未畢。帳下
一人高叫曰。某願為前部先鋒。眾人視之。乃東萊黃縣人也。覆姓太
史。名慈。字子義。因解了北海之圍。特來見劉繇。繇就留之。聽得孫策
來到。願為前部先鋒。繇曰。你未可為大將。只在吾左右聽命。太史慈
不喜而退。張英領兵拒牛渚。積糧十萬于邸閣。策引兵到。張英領兵
出。兩軍會于牛渚灘上。孫策出馬。張英大罵。黃蓋便出與張英戰。不
數合。忽然張英軍大亂。報說寨中有人放火。燒着箇鋪。張英急回軍
不迭。孫策引軍前來乘勢掩殺。張英棄了牛渚。望涿山而逃。寨後放
火的是誰。兩員將領三百餘人。來見孫策。二人聲喏。策問之。一人面
黑鬚黃。身體雄偉。九江壽春人也。姓蔣名欽。字公奕。一人彪形虎體。
目朗眉濃。九江下蔡人也。姓周名泰。字幼平。二人皆為遭世亂。故聚
人在洋子江中。劫掠為生。久聞兄乃江東豪傑。又聞君招賢納士。特
來相助。策大喜。用為軍前校尉。盡收牛渚。因圍糧食軍器。得兵卒
四千餘人。遂進兵神亭。神亭在鎮江府丹陽縣界張英敗回。見劉繇。繇自罵張英
等欲斬之。笮融薛禮勸免。屯兵零陵城。拒策。繇自近神亭嶺南下營。
孫策嶺北下營。策問土人曰。近山有漢光武廟否。土人曰。有廟。已傾
頽無人祭祀。策曰。吾夜夢光武。邀我相見。當以祈之。長史張昭曰。不
可。今嶺南是劉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祐我。吾何懼之。遂全
裝慣帶。綽鎗上馬。回顧眾將。引程普韓當黃蓋蔣欽周泰共十三騎
出寨。跟策上嶺。到廟燒香。下馬參拜已畢。策向前跪告祝曰。果若孫
策能于江東立業。復興故父之基。即當重脩廟宇。四時祭祀。祝畢。出
廟上馬。回顧眾將曰。吾欲過嶺。去看劉繇寨柵。諸將皆當不住。遂同
上嶺。南望村林伏路小軍。飛報劉繇云。孫策自領十數騎。逕過嶺來。
看寨柵。繇曰。此必是孫策誘敵之計。不可追之。太史慈踴于前曰。此

太史慈
有見小
應亦有

時不捉更待何時。劉繇阻當不住，披掛上馬，綽鎗出迎。大叫曰：有膽氣者，跟我來。諸將不動。惟有一小將曰：太史慈，真猛將也。吾可助之。拍馬趕去。衆將皆笑，却說孫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過嶺來，只聽得嶺上叫孫策休走。策回頭視之，見兩疋馬飛下嶺來。策將十三騎一齊擺開，策橫鎗立馬于嶺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個是孫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東萊太史慈也。特來捉孫策。策笑曰：我便是你兩箇一齊來，併我。吾不懼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衆人都來，我亦不怕你。也縱馬橫鎗，直取孫策。策挺鎗來迎，兩馬相交，戰五十合，不分勝敗。程普等暗暗稱奇。好箇太史慈。慈見孫策鎗法無半點滲漏，佯輸詐敗，引入深山，急回馬走時，孫策趕來。太史慈暗喜，不入舊路上嶺，却轉過山背後。策趕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併個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漢。兩

應又關三十合慈心中自忖這廝有十二從人我只一個便活捉了

他也喫衆人奪去。再引一程，教這廝們沒尋處。又詐敗走，而大叫曰：休來趕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趕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馬再戰，又到五十合。策一鎗搠去，慈閃過。挾住鎗。慈也一鎗搠去，策亦閃過。挾住鎗。兩個用力，只一拖，都滾下馬來。馬不知走的那里去了。兩個棄了鎗，揪住廝打。慈年三十歲，策年三十一歲，兩個揪住，戰袍扯得粉碎。策却手快，掣了慈背的短戟，慈掣了策頭上兜鍪。策把戟來刺慈，慈把兜鍪遮架。忽然喊聲後起，乃劉繇接應軍到來，約有千餘。慈戰策不放，兩軍合將上來。策正慌，程普領十二騎到，衝殺兩邊軍。慈放了策。慈軍中討一疋馬，取了鎗，上馬復來。孫策馬被程普捧來，策取鎗上馬，衝殺一千餘軍，和十二騎混戰。迤邐殺到神亭嶺下，喊聲起處，周瑜領軍來到。太史慈怎得脫身，畢竟如何。

孫策大戰嚴白虎

周瑜救軍到。劉繇等自引大軍殺下嶺來。時近黃昏。風雨暴至。兩軍各自收軍回寨。次日孫策引大軍到劉繇營前。劉繇引軍迎。兩陣處孫策把鎗挑太史慈背的戟。于陣前。令軍大叫曰。太史慈若不走的快。可刺死你也。劉繇却將孫策兜盔挑于陣前。也令軍大呼曰。孫策頭已在此。兩軍吶喊。這邊誇勝。那壁道強。慈遂出馬。約孫策戰。決勝負。策欲當先出馬。程普曰。不須主公勞力。某自擒之。程普出到陣前。太史慈曰。你非是我之敵手。只教孫策出馬來。程普大怒。挺鎗直取太史慈。兩馬相交。戰到三十合。劉繇急鳴金收軍。太史慈曰。我正要捉拿賊將。何故收軍。劉繇曰。吾聞周瑜已到。領兵襲取。曲可有。有一人乃廬江松滋人也。姓陳名武。字子烈。接應周瑜入去。吾家甚急。不可久留。遂往。今當。軍。應。來。按。大。取。曲。河。無。戀。戰。之。心。今。夜。正。好。劫。營。孫。策。然。之。當。夜。分。軍。五。路。大。進。劉。繇。軍。兵。大。敗。衆。皆。四。紛。五。落。太。史。慈。獨。力。難。加。引。十。數。騎。夜。投。涇。縣。去。了。劉。繇。與。謀。士。許。子。將。來。投。秣。陵。孫。策。又。得。大。將。陳。武。其。人。身。長。七。尺。面。黃。睛。赤。形。容。古。怪。策。甚。敬。喜。之。拜。爲。校。尉。爲。先。鋒。攻。薛。禮。陳。武。引。十。數。騎。先。入。陣。去。斬。首。級。五。十。餘。顆。薛。禮。閉。門。不。敢。出。策。正。攻。城。忽。有。人。報。劉。繇。會。合。笮。融。去。取。牛。渚。孫。策。大。怒。自。提。大。軍。竟。奔。牛。渚。兩。邊。迎。敵。繇。融。二。人。出。馬。孫。策。曰。吾。今。到。此。你。如。何。不。降。劉。繇。肯。後。一。將。挺。鎗。出。馬。乃。千。糜。也。與。策。戰。不。三。合。千。糜。被。策。踏。挺。于。馬。上。策。挺。馬。回。陣。樊。能。見。捉。了。千。糜。去。挺。鎗。來。趕。那。鎗。搦。到。後。心。陣。中。呼。肯。後。有。人。暗。算。孫。策。回。頭。忽。見。樊。能。到。策。大。喝。一。聲。巨。雷。樊。能。倒。翻。身。撞。下。馬。而。死。策。到。門。旗。下。將。千。糜。丟。下。已。獲。

劉繇

上將

孫策收
孫太史
惡英雄
之見無
不知此

因決死一將。噶死一將。人皆呼策為小霸王。劉繇卒融大敗。人馬皆
半降策。策斬首級萬餘。劉繇卒融走豫章。投劉表。孫策還兵。復攻
陵。視到城壕邊。招諭薛禮投降。城上張英暗放一冷箭。正中孫策左
腿。翻身落馬。眾將急救。起還營。拔箭。以金瘡藥傅之。策曰。可詐作
中箭身死。軍中舉哀。拔寨齊起。薛禮聽知。孫策死。連夜便起城內之
軍。張英陳橫殺出城來追之。策營背後伏兵齊起。軍馬擁出。策高叫
一聲。孫郎在此。眾軍皆驚。盡棄鎗刀。拜于地下。策令休殺一人。張英
要走。被陳武一鎗刺死。陳橫被蔣欽一箭射死。薛禮死于亂軍之中。
一路皆招呼。黎民復業。追兵至涇縣。來捉太史慈。慈于城上。再招得
精壯二千餘人。來與繇報仇。策與周瑜商議。活捉太史慈之計。瑜
令三面攻縣。只留東門放走。離縣三條路。各伏其軍。離城二十五里。
太史慈到那里。人困馬乏。必然捉也。原來太史慈所招大半是山

之民。不在縣內。聞策忽至。措手不及。兵已三面困縣。太史慈引兵忽
衝亂箭射回。當夜陳武首先短衣上城放火。太史慈見城上起火。忽
上馬投東門走。肯後孫策自引軍馬來趕。太史慈正往東門路上走。
後軍趕至三十里不趕。太史慈走五十里。人困馬乏。蘆葦之中。喊聲
忽起。慈急待走。兩下裡絆馬索齊來。將馬絆翻了。生擒慈。解上大寨。
策知解到太史慈。親自出營。喝散士卒。自釋其縛。將自己錦袍以衣
之。請入寨中。太史慈曰。敗將請誅。策曰。我知子義真丈夫也。劉繇
輩不能用為大將。以致此敗。慈見策待之如兄。遂請降之。策執慈手
曰。寧識神亭乎。若公是時。獲我。還相害否。慈答曰。未可量也。策大笑
曰。今日之事。當公其之。請入帳。邀之上坐。待以酒食。策曰。今既與相
處。勿憂不如意也。愿教我進取之策。慈曰。敗軍之將。不足論也。策曰。
韓信昔日求于廣武君。策今愿決于仁者。公何辭焉。慈曰。劉君新破

野等處
非真人
策不能
言亦非
與人豪
不能信

原和
心大
能所

有此神
而應該
等采

士卒離心。倘若分散，難復合聚。欲自往收拾，少助明公，恐不合尊意。策長跪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日中，望公來還。慈應諾不辭而去。諸將曰：「太史慈此去，必不來了。」策曰：「子義乃青州名士，信義為重，必不肯背我。衆皆未信。」次日立竿看日影，却將日中。慈引一千餘衆到寨。孫策大喜，衆皆服之。孫策聚數萬之衆，遊于江東，安民恤衆，投者無數。江東之民，但呼策為孫郎。聞孫郎兵至，皆失魂喪魄，官吏俱棄城郭，遠避山野。及策軍到，並無一人敢出。搗蒜、鷄犬、菜菓，分毫不動。人皆悅，賞牛酒。到寒勞軍，策以金帛答之。懽聲遍野，其劉繇舊軍，願從軍者聽從，並除門戶，不願為軍者賞賜糧米，儘自歸家。生理、江南之民，聞仁政，誰不仰之羨之。由是形勢大盛。策迎母叔諸弟，俱歸曲河。令弟孫權與周泰守宣城，策領兵向南進取吳郡。時有嚴白虎、白河、東吳、德王、遣周泰守馬城，王晟守嘉興，策兵至白虎令弟嚴與德王交兵于楓橋。楓橋，蘇州府。輿橫刀立馬於橋上，有人報入中軍，策便出。張紘下馬而諫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愿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策謝曰：「先生之言，如金石。但恐將士不用命，當先耳。」隨遣韓當出馬。比及驟馬到橋上時，蔣欽、陳武各駕小舟從河岸邊，早殺過橋裏去了。亂箭射倒岸上軍二人，飛身上岸砍殺嚴輿退走。韓當引軍直殺過昌門下，賊退入城裏去了。策分兵水陸並進圍吳城。一因三日策引衆軍到昌門外招諭，城上一個裨將左手托定護梁，右手指城下罵。太史慈馬上拈弓取箭搭箭云：「看我射中這厮左手，一箭去射透左手，反牢釘在護梁上。」城下城上人，所見者無不喝采。群賊放了這人入城。白虎大驚，城外有人如此神箭，遂商量求和。次日使嚴輿出城來見孫策，策請輿入帳飲酒。酒酣，策拔劍砍輿所坐之席，輿

孫策
白虎
以
衆
是

郎驚倒策笑曰聊作戲耳勿得驚焉策問與曰汝兄意如何與曰欲
與將軍平分江東策大怒曰鼠輩敢與吾相等也與急起身策飛劍
砍之應手而倒割頭令從者送入城中白虎料敵不過棄城而走策
進兵追襲黃蓋生擒王晟勢如破竹太史慈急攻打烏城先登城射
死那太守數州皆平白虎奔走餘杭于路劫掠被土人凌操領鄉人
殺敗望會稽而走凌操父子二人來接孫策策見操威儀出衆遂領
父子從征策引兵渡江嚴白虎聚寇分布于西津渡口白虎自與程
普交鋒大敗而走連夜趕到會稽會稽即今
紹興府會稽太守王朗引兵救
白虎一人諫曰孫策用仁義之兵白虎乃暴虐之衆可捉白虎以獻
孫策順天命也朗不聽此人乃會稽餘姚人也姓虞名翻字仲翔見
為郡吏見朗不聽長歎一聲而歸朗與白虎同陳兵于山陰之野兩
岸對圍孫策出馬謂王朗曰吾與仁義之兵來安浙江汝何故助賊

耶朗怒罵曰汝貪心不足既得吳郡而又強併吾界今日特與白虎
雪讐也孫策憤發正待交鋒背後一騎已殺過陣去乃太史慈也王
朗拍馬舞刀與慈戰上數合不分勝負朗驍將周昕殺出助戰孫策
陣中黃蓋一騎飛到接住周昕交鋒兩下鼓聲大震互相鏖戰忽王
朗陣後先亂一彪軍抄將前來朗大驚急撥回馬來迎却是周瑜程
普引軍刺斜殺來前後夾攻王朗寡不敵衆與白虎周昕殺條血路
走入城中拽起吊橋堅閉城門孫策大軍乘勢趕到城下分付衆軍
分布四門攻打王朗在城中聽知孫策攻擊甚急欲再出兵決一死
戰嚴白虎曰孫策兵勢甚大今遠涉而來正要求我戰之利足下
只宜深溝高壘堅壁勿出不消一月策食將盡自然退守那時乘虛
掩之可不戰而破也朗依其議乃于各門築起重垣以為長守之計
孫策一連攻了數日不能成功乃與衆將計議孫靜曰王朗負固守

其無
果足

孫策
小霸王

城難可卒拔。會稽錢糧大半屯於查瀆。查瀆地名在寧波府定海縣其地雖此數

十里莫若撤圍先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大喜曰

叔父妙用足破賊人矣。即下令于各門燃火。虛張旗號。設為疑兵。連

夜撤圍南去。周瑜進曰。王公大兵一起。王朗必出城來趕。可用奇兵

勝之。策曰。吾今準備下了。取城池只在今夜。遂令軍馬起行。却說王

朗正在商議退孫策之計。忽報孫策軍馬退去。朗不信。自引一人來

敵樓上觀望。果見城下煙火併起。旌旗不雜。心下持疑。周昕曰。孫策

必走矣。故設為疑計。可出兵襲之。嚴白虎亦曰。孫策此去。莫非耍取

查瀆。我引部下與周將軍追之。朗曰。查瀆是我屯糧之所。正須提防。

汝引兵先行。吾隨後接應。白虎與周昕領五千兵出城追趕。將近初

更。離城有二十餘里。忽密林裏一聲鼓震。火把齊明。白虎大驚。便勒

馬而走。正遇一少年將當先攔住。乃孫策也。周昕舞刀來迎。被策

鎗刺死。盡降其眾。白虎殺條血路。望餘杭而走。王朗聽知。前軍已

敗。不敢入城。引部下奔逃海隅去了。孫策復回大軍。乘勢取了城池。

安定其人民。却說白虎走餘杭。一人引兵于路接白虎。虎喜。是夜于

帳中飲酒。那人拔劍砍殺白虎。立誅數十餘人。來投孫策。策見此人

身長八尺。面方口潤。會稽餘姚人也。姓董名襲。字元代。命為別部司

馬。却說東路皆平。令叔孫靜守之。策乃回軍。令朱治為吳郡太守。收

軍回江東。有人來報孫權與周泰守宣城。忽山賊竊發。四面殺至。時

更深。泰抱權上馬。數十賊眾用力來砍。事急。泰棄馬。身無片甲。持刀

殺賊。砍殺十餘人。隨後一賊躍馬挺鎗。直取周泰。被泰扯住鎗。拖下

馬來。奪了鎗。馬殺條血路。救了孫權。餘賊遠遁。周泰身被十二鎗。皆

是陣上所傷。回見孫策。金瘡發脹。命在須臾。策大驚。帳下董襲曰。某

雖不才。曾與海寇相持。身遭數箭。得會稽龍吏虞翻薦一醫者。半月

同泰殺
賊救主

而愈策曰虞翻莫非虞仲翔乎。襲曰然策先令張昭去請虞仲翔來。為功曹。令求醫者。隨引兵來看周泰。不一日。董襲引虞仲翔來宣城。見孫策。策曰吾不敢以罷吏相待先生。今日之事。愿與先生共之。翻拜謝。遂引醫者見策。策見其人。童顏白髮。飄飄然有出塵之姿。問之。乃沛國譙龍人也。遊藝江東。姓華名佗。字元化。策待之為上賓。請視周泰瘡。佗曰此易事耳。一月而愈。策大喜。遂進兵殺除山賊。江南皆以平靖。孫策分撥將士。守把各處隘口。雄兵十餘萬。文官武職各效忠誠。策思當時父孫堅在時。部下將士皆陞賞二等。一面寫表申朝。一面結交曹操。一面使人致書與袁術。取玉璽。術暗有稱帝之心。回書推托不還。術聚長史楊大將。都督張勳。紀靈。橋蕤。上將雷薄。陳蘭等。三十餘人。商議術曰。策借我軍馬起事。今日盡得江東地面。兵用有十餘萬。吾欲併吞之。若何。長史楊大將曰。孫策據長江之險。兵精糧廣。未可圖也。術又曰。吾恨劉備無故以兵伐我。我欲報之。楊大將曰。欲擒劉備。某獻一計。未知尊意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與王定霸。以收拾英雄為本。如孫策之于太史慈之類是也。彼視英雄如草。妬英雄如仇。安能舉大事耶。

呂奉先轅門射戟 第十六回

楊大將曰。今劉備軍屯小沛。雖然易取。奈呂布虎踞徐州。前次許他金帛糧馬。至今未與。即可令人付糧食金帛。以利其心。使他按兵不動。劉備立可擒之。先擒劉備。後圖呂布。此先除一患之計。術喜。便令韓胤實書見呂布。書曰。

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後軍誅卓。送其頭首。為術掃滅仇耻。使術明目于當世。死生不愧其

先除一患之計

功一也。昔金尚向兗州。南詣封部。為曹操逆所拒破。流離奔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兗州。術復明日于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平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若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上當絡繹復致。若軍器戰具。他所乏少。大小惟命。

呂布看書畢。得物甚喜。重待韓胤。胤回告術。術遣紀靈為大將。雷薄陳蘭為副將。進攻小沛。人報與玄德。玄德聚眾商議。張飛要出戰。孫乾曰。今小沛糧寡兵微。如何抵敵。可脩書告急于呂布。飛曰。那厮如何官來。乾曰。不如棄小沛。投曹操。飛不悅。玄德曰。乾之言善。遂脩書實往徐州。見呂布。書曰。

伏自將軍垂念。今備于小沛容身。實拜雲天之德。今術欲報私讎。遣紀靈領兵到縣。亡在旦夕。非將軍莫能救之。臣等旅之師。以救倒懸之急。不勝幸甚。

呂布看了書云。兩下都發書到。一邊求救。授一邊言休要救。教我無奈。何陳宮曰。劉備今雖受困。從後必縱橫。乃將軍之患。請休救之。布曰。表術若併了劉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亦在術圖中。也不得不救。劉備遂點兵起程。却說紀靈起兵長驅大進。已到沛縣東海。札下營寨。晝列旌旗。遮映山川。夜設火鼓。震明天地。玄德縣中。止有五千餘人。亦出縣布陣安營。張飛便要出戰。玄德阻之。人報呂布引兵離縣一里。西南上劄下營寨。紀靈知呂布領兵來救劉備。急令人致書于呂布。呂布折書曰。

靈聞大丈夫之志。心無二意。專在一圖。可赴鼎鑊之烹。紀信就楚軍之戮。鱗諸受吳王之殺。前者溫侯。既受表氏之禮物。今復納劉

說書傳
硬瓶惹
事矣

備之佞言。非英雄之所為也。若蒙早斬劉備。永為唇齒之援。共圖
王霸之業。願賜片言。以決去就。幸甚。

呂布看畢。笑曰。我有一計。使表術不恨于吾。教劉備不怨于我。高順
曰。願聞其計。布曰。臨期觀之。難以口說。令人往紀靈劉備寨中。請二
人來赴席。玄德看書大喜。便欲上馬。關張曰。兄長不可去。呂布必有
異心。玄德曰。非也。吾待溫侯不薄。彼安肯害我乎。言畢。就行。關張跟
去。到呂布營寨。入見布曰。吾今特來解你之危。你異日得志。不可相
忘。玄德頓首稱謝。坐于布側。關張按劍背後而立。人報紀靈到寨。玄
德大驚。欲避之。布曰。吾特請你二人會議。勿生疑焉。玄德未知其意。
心下不安。紀靈下馬。入見玄德在帳上坐。抽身便回。左右留之不住。
呂布向前。扯住紀靈之臂。如提童稚。靈曰。將軍欲殺紀靈耶。布曰。非
也。靈曰。莫非殺大耳賊乎。布曰。亦非也。靈曰。愿將軍早賜一言。以決

心中之疑。布曰。玄德乃布之弟也。今為將軍所困。故來救之。靈大驚

曰。若此。則殺靈也。布曰。無有此理。布平生不好鬪。惟好解鬪。靈問曰。

何為解鬪。布曰。解釋兩家戰鬪。吾有一法。從天所決。靈曰。將軍既言。

請入帳中計較。靈入帳。與玄德相見。二人各心未穩。布居中坐。靈左

備右。布教且行酒。酒行數巡。布曰。你兩家看我面上。俱各罷兵。玄德

無語。靈曰。吾奉主公之命。提十萬之兵。專捉劉備。如何罷得。張飛拔

劍在手。大怒曰。吾雖兵少。觀汝輩如兒戲耳。你比百萬黃巾如何。你

敢傷我哥哥。關公拖住張飛。言曰。且看呂將軍發落。那時各回營寨。

廝殺未遲。呂布曰。我請你兩家解鬪。須不教你廝殺。這邊紀靈不忿。

那邊張飛。只要廝殺。布大怒。教左右取我戟來。布提盡戟在手。紀靈

玄德盡皆失色。布曰。我勸你兩家不要廝殺。盡在天命。今左右接過

盡戟去。立棘門外。達達插定。布教取弓箭來。布拈弓搭箭在手。回顧

玄德
老關
張飛
人

此平三國志

卷之二十一

黃忠

百餘州
解危急
以戰爲
小費是
顯長技
於袁紹
痛服其
心真三
國象推
術也

與紀靈玄德曰。轅門離中宮一百五十步。吾一箭射中戟小枝。你兩
家罷兵。如射不中。你各自回營。安排廝殺。如不遵吾言者。併力殺之。
眾人皆應諾。玄德暗告天地曰。只愿射得中。布都教坐再各飲一盃
酒。酒畢。布挽起袍袖。搭上箭。拽滿弓。口呼箭中。這的是劉玄德有福
處。弓開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一箭正中畫戟小枝。帳上帳
下將齊喝一聲采。後有史官題呂布射戟詩曰。
昔日將軍解圍時。全憑射戟釋雄師。轅門深處如開月。一點寒星
中小枝。又宋賢有詩曰。

溫侯神射世間稀。曾向轅門獨解危。落日果然秋後葉。號猿直欲
勝由基。虎筋弦響弓開處。雕翎飛箭到時。豹子心。如穿畫戟。雄
兵十萬脫征衣。

呂布嘗解解備危。將軍誰敢效公威。早知大

射戟時。又讚玄德有福詩曰。

彎弓百步喜穿楊。休說當年有紀昌。射戟當年誇呂布。誰知天
漢中王。

代兩家
屏開

呂布見射中戟小枝。棄弓就坐。布起執紀靈。玄德之手曰。此乃天令
汝兩家罷兵。不征戰也。今日盡醉。來日各自罷兵。紀靈曰。將軍之言
不敢不聽。奈紀靈回去。主人如何肯信。布曰。吾自作書。當日玄德暗
稱慚愧。酒又數巡。紀靈求了書。先回。布與玄德曰。非吾則弟危也。玄
德拜謝。與關張回。次日三處軍馬都散。不說玄德入小沛。呂布歸徐
州。却說紀靈回淮南。見袁術。說呂布轅門射戟解危之事。呈上書信。
袁術大怒曰。呂布受吾許多物。反向劉備射戟爲名。故相戲弄。吾自
提淮南之兵。親征呂布。劉備紀靈曰。主公不可造次。呂布當世英雄。
兼有徐州之地。若呂與備首尾相連。不易圖也。靈聞布之妻嚴氏有

理真將

一教話

先妙

先妙

心是者

惡張說
得有自
呂布自
然沒得

沛令陳珪在家養老。卽陳元龍之父也。聞鼓樂喧天之聲。送問左右。左右曰。呂奉先女。遠嫁袁公路之子。珪曰。誰爲媒。對曰。三日之前。竄自壽春來。想是媒也。珪曰。此乃疎不問親之計也。必害玄德。遂與病見布。布曰。大夫何來。珪曰。聞將軍死至。特來吊喪。布驚曰。何故出此言。珪曰。前者袁公路以金帛送公。欲殺玄德。公射戟解之。術來求親。其中欲公女爲質。隨後便來取玄德首級。未必來求借錢糧。或求協助。公必允之。早晚造反。公必反賊親屬也。布大驚曰。陳宮恨我也。急喚張遼引兵追趕三十里。取女歸于後堂。大罵陳宮曰。你欲令我受萬代之罵名。宮默然而退。陳珪曰。且監韓胤在此。却令人處荏荏。術曰。女粧奩未了。如辦畢。便自送來。却將韓胤發監。人馬俱各。珪又說布曰。可差愚男陳登爲使。解韓胤赴許都。操必大喜。布曰。我熟思之。數日未決。人報玄德在小沛。招軍買馬。不可不。將軍之道。乃本分事。正計問宋憲。魏續至。拜罷。布曰。我今。山東買馬。近得幾匹。宋憲曰。買得好馬。三百餘匹。回至沛縣界首。強寇劫去一半。打聽得是劉備手下將張飛。詐粧作山賊。搶劫馬匹去了。呂布聽信。心中大怒。隨令點兵去小沛。捉殺張飛。還是如何。

曹操與兵擊張繡

呂布點起軍馬來攻玄德。玄德慌忙領軍來迎。兩陣圓處。玄德出。曰。兄長何故領軍到此。布指面罵曰。我轅門射戟。救你大難。你何故奪我馬匹。玄德曰。備因缺馬。令人四下收買。安敢奪兄馬匹耶。布曰。你便使張飛奪了吾好馬一百五十匹。尚自抵諱。張飛挺鎗出馬曰。是吾奪了。好馬一百五十匹。不知是你的。呂布罵曰。環眼賊漢。累次取視吾飛曰。我奪你馬。你便惱。你奪我哥哥的徐州。你便就不說。布挺戟出馬。來戰張飛。兩個酣戰一百餘合。未見勝負。玄德見呂布四

呂見赤

圍漸漸裹將來。恐有疎失。急鳴金收軍入城內。呂布分兵四面圍定。玄德喚張飛至面前。責之曰。今又是你奪他馬匹。惹起事端。馬匹都
在何處。飛曰。都寄在各寺院內。玄德隨令人出城。說合送還馬匹。布
欲從之。陳宮曰。今不殺劉備。以後必殺將軍也。不可罷兵。布聽之。不
准。攻城甚急。玄德見布攻之太急。却說糜竺孫乾商議。孫乾曰。曹操
所恨者。呂布也。不若棄城走往許都。投奔曹操。借軍破布。此為上策。
玄德曰。誰可當先。殺開此圍。飛曰。小弟情愿死戰。玄德令飛在前。雲
長在後。備自居中。保護老小。當夜三更。乘着月明。虛開西門。搦戰。却
出北門而走。張飛在前。正遇宋憲魏續。飛殺退二將。得出布軍。後面
張遼趕來。關公敵住。沛縣有萬餘軍。只引一半出來。呂布見玄德去
了。也不來趕。自回徐州。便令高順守小沛。却說玄德前奔許都。今
到城下安營。先使孫乾來見曹操。言被呂布追逼。特來相投。操曰。

德吾弟也。可請入城。吾自有委用之地。次日玄德留關張在城外。

二人

自帶孫乾糜竺入見操。操令人扶起。請坐。以上賓待之。玄德告訴呂
布之事。操曰。布乃無義之輩。吾與賢弟併力誅之。玄德感謝不盡。操
設宴相待。至晚送出。操回府。荀彧告操曰。劉備乃英雄之才。今不早
圖之。後必為患。操不答。彧出。郭嘉入。操曰。荀彧勸我殺玄德。當何如。
嘉曰。不可。主公興義兵。為百姓除暴。惟仗誠實信義。以招俊傑。猶懼
其未來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又困窮而來投之。若殺玄德。是以
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謀將士。自疑。回心擇主。主公誰與定天下乎。
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操大喜曰。君謀
正合吾心。次日奏聞。詔劉備領豫州牧。程昱諫曰。吾觀劉備有才。甚
得民心。終不為人之下。不如早圖之。操曰。非可也。方今用英雄之
時。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此郭奉孝與吾所見同也。昱曰。主公有王

德之言而

甲有元

任進兵屯小沛。招集原散之兵。圍呂布。玄德至豫州。令人約會曹操。

操點兵。欲自往征呂布。忽流星報馬道張濟自關中引兵攻南陽。為

流矢所中而死。濟兄之子張繡自領殘黨。用賈詡為謀士。結連劉表。

屯兵宛城。商議欲興兵伐許都。奪駕操大怒。欲起兵討之。又恐呂布

攻劉備。必侵許都。荀彧曰。此事極易。呂布乃無謀之輩。見利必喜。可

差使加官賜賞。其心必安。又與玄德解釋和會。布喜則不思遠圖矣。

操曰善。遂差奉軍都尉王則。即賞封官。詔命并和解書。往徐州去。訖

却說曹操起十五萬兵。討張繡軍馬。三路分行。以夏侯惇為前鋒。先

起。時建安二年五月也。操馬至濟水。南水在南陽外。城東俗名白河。下寨。賈詡勸張

繡曰。操兵勢大。不如舉來投降。不可與敵。以至中民之患。張繡從之。

使賈詡直至操寨。來見操。操問詡。詡對答如流。操甚喜之。欲用為謀

計。詡曰。昔從李傕。得罪于天下。今從張繡。計從未敢。操大喜。遂

取樂不
不日
不得老
野人怪
于官是
子實是
子實是
子實是

城中。鄒氏曰。在城中久住。繡必生疑。人知亦議論。操曰。明日同夫人去

城外。寨柵聯絡十餘里。一住數日。繡每日大設筵席。請操。一日操醉

入寢所。視左右曰。此城中有妓女。否。兄子曹安民隨操。專一管衣食

內事。安民知操意。乃近前曰。小姪昨晚窺見館舍之側。有一婦女。生

得十分美麗。問之。乃是張濟之妻。操曰。令安民領五十甲兵而

取之。須臾到來。操視之。果美麗之人也。妻拜之。操問曰。夫人怨甚。

婦答曰。妾乃張濟之妻。鄒氏也。操曰。夫人識吾否。鄒氏曰。久聞丞相

威名。今夕幸得瞻拜。操曰。吾今為你。故准張繡之降。若非如此。則為

全家矣。鄒氏拜曰。實感再生之恩。操曰。今日得見夫人。乃天幸也。今

伊馬

應第人
存俱要
心種機
務何令
人盡車
死

典章
是
子

寨中住。次日果移于城外寨中安歇。恐各官議論。乃喚典章就中軍帳房外安歇。提調把帳親軍二百餘人。非奉呼喚。不許輒入。違者斬首。因此內外不通。操每日與鄒氏取樂。不想歸期。家人密報張繡。繡怒曰。吾以操行仁義之人。今作此態。辱吾甚也。便請賈詡商議。詡曰。此事不可漏泄。泄漏則吾等皆死矣。來日等操出帳議事。如此如此。次日操坐帳下。張繡告曰。新降兵多有逃亡者。乞移屯中軍。操許之。繡乃屯中軍于地道。分爲四寨。數日之內。打聽操帳前有典章。極力使兩柄鐵戟。重八十斤。急難近傍。繡帳前有一將。名胡車兒。力負五百斤。日走七百里。乃異人也。見繡不樂。問其故。繡云。前事胡車兒曰。臨期請典章飲酒。盡醉。臨散車兒雜入他數內。跟進。先盜其戟。此人必無用也。繡甚喜。預先準備弓箭甲兵。告示各寨。至期令賈詡致意。請典章到寨。厚加重待。慇懃勸酒。至晚果醉。送出寨門。胡車兒雜在

衆人隊伍直入大寨。是夜曹操與鄒氏飲酒。忽聽帳外人言馬嘶。操使人觀之。回報是張繡軍夜巡。操乃不疑。時近二更。帳前忽報寨後

吶喊。草車上火起。操曰。必是軍人不小心矣。勿得驚動。須臾四下裡

火起。時速喚典章。章醉倒在帳中。典章夢中聽得金鼓喊殺之聲。急

跳起床邊。尋雙戟不見。但聞敵兵已到。轅門急掣。步卒腰間刀見門

首無數。軍馬各挺長鎗。來搶寨口。典章奮刀向前。砍死二十餘人。馬

軍方退。步軍又到。兩邊鎗如葦列。典章身無片甲。上下前後被數十

鎗。猶自大叫死戰。刀砍缺不堪用。章棄刀。雙手挾兩箇軍。迎之。擊死者八九人。群賊無有敢近寨門。遠遠以箭射之。箭如雨密。章猶死拒寨門。但聽得寨後左右賊軍已入。背後長鎗。徑至。章大叫。鼓聲血。滿地而死。半晌無一人敢從門前而入。史官讚曰。守護中軍帳。英雄獨典章。聞風皆膽裂。望影總魂飛。猿臂持鎗

此評三國志

卷之三

彪驅掛鐵衣，涓河鏖戰死，千古顯神機。

鉄戟雙提八十斤，威風凜凜鎮乾坤。欲將英傑從頭數，惟說當年有典君。

傳云：三分時，帳下壯士有典韋，提一雙鉄戟，重八十斤。又云：典韋執斧，立于曹公之側，諸人不敢仰視。典韋死後，賊軍割頭，懸相傳看，而人尚驚駭。

却說曹操得典韋當任門前，乃得大宛馬匹操飛身上馬。比及出行後寨門，只有安民步隨。此時未到涇水河邊，操右臂中箭，馬亦帶二箭。後賊趕到河邊，安民被賊趕上，砍為肉泥。操驃馬衝波過河，後人有詩云：

孟德奸雄世莫同，南陽張繡逞英雄。喊聲大震三更後，烈焰爭飛滿寨紅。荀彧逃亡隨野渡，曹公絕影恨孤蓬。驍激水急過堤

此仍存舊馬踪

操繫馬纜上岸，一箭中馬眼而死。操被亂箭射死，人馬填滿涇河。操走脫路逢諸將，說與韋救命。張繡

分兵起操，操部將夏侯惇所領青州之兵乘勢下鄉，劫掠人民。平原校尉于禁將本部軍于路剿殺安民，鄉民青州兵走回迎操泣拜于地。言于禁造反，趕殺本部軍馬。操大驚，後面本部軍都到，夏侯惇許

褚、李典、樂進也到。操言于禁造反，呼整兵迎之。既見操等供到，乃引軍射住陣角，鑿塹安營。手下人說青州軍言前軍造反，今丞相已

到，何不分辨如何先立營寨。若軍士預告將軍，不便于禁曰：今賊追

兵在後，不時便至。若不先準備，何以拒敵。分辨小事，退兵大事。安營方畢，張繡軍兩路殺至。于禁身先出，奈來殺張繡。繡急退兵，左右諸將見于禁向前，各引兵擊之。繡軍大敗，追殺百餘里。繡勢窮力孤，引

于禁是

安民極

子以可一

子

志勝勇
于禁所
請善用
英雄矣

奸雄

一類

敗兵投劉表去了。操不追趕，聚兵攻將于禁入見，備言青州之兵劫掠大失，民望甚故殺之。操曰：「不告吾先，下寨何也？」禁以前對。操曰：「洧水之難，吾甚狼狽。將軍在亂中能整兵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之名將何以加之？」賜于禁金器一副，封益壽亭侯。責夏侯惇治兵不嚴之過，操令班師回都。操與諸軍衆長曰：「吾折長子愛姪，無痛淚獨號泣典韋也。」衆皆歎。王公愛士，過于親子，遂還許都。各各賜賞。却說王則賞詔至徐州，布迎接入府，開詔拜畢，封布為平東將軍，特賜印綬。布大喜，又出操私書，書云：

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藏金以鑄印，國家無好紫，忠所取，自帶紫綬以表寸心。望將軍與劉備合同，共滅袁術。人著綬誠書，不盡言。惟將軍照鑑。

却說呂布見王則說曹公相破之意，好生重待，忽報表術又遣人至布笑而問之，使言表王早晚即皇帝位，立東宮，催取皇妃。早到淮南，布大怒曰：「反賊焉敢如此！」盡殺來使，將韓胤山枷子釘了，便遣陳登賈謝表解韓胤一同王則上許都來。見操操知布絕婚奉命，覽所進表曰：

臣呂布自誅董卓，又罹喪亂，寄跡山東。本欲邀駕知曹操忠孝，奉駕許都。臣前者與操交兵，今操保轉陛下，臣為外將，有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專。近奉天寵曲，願恩命，愧感交集。倘有征討，願效努力，萬死不辭。謹表以聞。

布答操書，又十分嚴謹。操看了大喜，遂斬韓胤于市。曹陳登密謀曰：「布豺狼也，勇而無謀，輕于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吾素知呂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汝父子莫能究其情。汝當與吾謀之。」登應諾。曹操贈陳珪致中二千石，登為廣陵太守，登拜辭回操執登手曰：「東方之

陳登人

奸雄

七

豫人

豫登弄
呂布竟
知小兒

事便以相付。登默答曰：丞相起兵，吾為內應。登回徐州見呂布，布問之。登言：父贈祿，某為太守。布大怒，拔劍而言曰：不與吾求徐州牧。汝父教我協同曹公，絕婚公路。吾所求終無一獲。汝父子俱各貴顯，被汝父子所賣耳。欲斬之。登大笑曰：將軍何故甚不明也？布曰：吾何不為用飽則颺去，其問誰為狐兔操曰：此策真州表紹荆襄劉表益州劉璋漢中張魯布擲劍笑曰：曹公知我意也。忽報袁術軍取徐州。呂布聞言大驚，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為國家爭勝負不為一身辯曲直于禁真良將也老瞞以金
之壽亭侯加之亦可謂善用英雄矣
哭而哭典章

輔的好賊也

袁術七路下徐州 第十七回

却說袁術在淮南地廣糧多，剋取于民，以致倉庫盈滿。又有孫策所當玉璽，遂議稱帝。宮室車輦冠冕已備，大會群下。術曰：吾聞昔日漢高祖乃泗上一亭長耳，創四百年基業，今數已盡。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卿，百姓所歸。吾欲應天順命，位登九五，願諸公卿各存忠孝之節，主簿閻象曰：不可。昔周氏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此事決不可行。術曰：吾表姓出陳，陳乃大舜之後，以上承火，應其運也。吾字公路，識云代漢當塗高也。吾有傳國玉璽，若不為君，背天道也。吾意已決，臣下再多言者，決斬之。遂建號位，氏立臺省等官，乘龍鳳輦，祀南北郊，立馮方女為后，後宮美麗數百。

石之言
不

人衣服金帛錦繡器用並是金玉飲食奇珍美味自以為成帝業
 立子為東宮因命使催取呂布之女為兒婦却聞已將韓胤解赴許
 都。被操斬訖。布已受平東將軍之職。術大怒遂拜張勳為大將軍統
 領大軍二十餘萬分七路。征徐州第一路大將居中。第二路上將羅
 英居左。第三路上將陳紀居右。第四路副將雷薄居左。第五路副將
 陳蘭居右。第六路降將韓暹居左。第七路降將楊奉居右。分撥各部
 下健將。尅日起行。欲命兗州刺史金尚為太尉。監運七路錢糧。尚不
 肯從。術殺之。以紀靈為七路都救應使。術自引李豐梁剛樂就三萬
 軍馬為催進使。接應七路之兵。呂布使人探聽回報。目今張勳一軍
 從大路上。逕取徐州橋。一軍取小沛。陳紀一軍取沂都。雷薄一軍
 取鄆。陳蘭一軍取碭石。韓暹一軍取下邳。楊奉一軍取浚山。七路
 軍馬日行五十里于路劫掠。將來呂布慌忙急召陳珪父子商議曰。

陳登。陳
 識兩絕。

陳登有
 此妙計
 無怪其
 父視七
 路兵如
 七堆腐
 草也。

今日表術軍分七路來取徐州當如之何。陳官曰。徐州之禍乃陳
 父子所招。巧言令色。以媚朝廷。營求爵祿。今日移禍于將軍。可斬二
 人之頭以獻表王。其軍自退。布大怒。喝令簇下陳珪父子。陳登大笑
 曰。何如是懦也。吾觀七路之兵如七堆腐草。何足介意。布問曰。汝有
 何計可破之。免汝死罪。陳珪曰。七路之兵領將是誰。共有幾多。布一
 一說了。珪曰。將軍兵將共有多少。布曰。不過五六萬人也。珪曰。雖眾
 寡不等。我以逸待勞。四面分路應之。布曰。汝等罪不容誅。以言寬我
 將欲逃遁也。珪曰。父子良賤皆在將軍掌握之中。待走那里去。倘將
 軍肯用老夫之言。徐州可保無虞矣。布曰。公試言之。明以教吾。珪曰。
 表術今收韓暹楊奉。以為羽翼。彼皆烏合之師。素不親信。不相維持。
 以正兵守之。出奇兵勝之。無不成功也。又有一計。不止保安徐州。表
 術亦可擒矣。布又問。珪答曰。暹奉之依。表術譬如鳳鷄。勢不並棲。立

心服可人
失兒說
停兩人
死處否
不用刀人

可擒矣。表術用人，正如積薪。今用韓暹、楊奉為左右羽翼，二人乃舊臣，因懼曹操而走，無家可依，暫歸表術，術必輕之。若憑尺書結連暹奉，以為內應，結連劉備以為外合，必擒表術矣。布曰：汝必親到。陳登引數騎先于下邳道上來接韓暹，暹引兵下寨。登入見韓暹，問曰：汝是徐州呂布之人來此何幹？登乃笑曰：某為大漢公卿，何謂呂布之人也？久聞將軍關中保駕，有益世之功，身無罪惡，乃有德清白之士，今却佐表術，譬如含明珠而就泥丸，棄良玉而抱頑石，不忠不義之名，罵于萬代，某為將軍耻之。豈因一時之忿而失千古之名乎？且表術人而多疑，後必有害于將軍。暹曰：吾欲歸漢，恨無門矣。登出布書，暹覽其書，書云：

布聞二將軍向決大駕立萬世之功，偶因一時之間言以致失身。

于關外若能幸故，則新去邪從正，同誅黨逆，共佐正朝，以圖遠大。名書竹帛，專候回音，切希照察。

韓暹曰：吾已知之矣。公先回，吾與楊奉兩路縱兵擊之。但看火起為號，溫侯以兵應之。登辭暹，急回見呂布，報韓暹等準備內應，遂分兵五路。高順引一軍進小沛，敵橋蕤、陳宮，引一軍進沂水，敵陳紀、張遼，臧霸引一軍出瑯琊，敵雷薄、宋憲、魏續，引一軍出碭石，敵陳蘭、呂布，自引一軍出大道，敵張勳各與軍一萬餘者守城。先說呂布出城三十里下寨，張勳軍馬也到，見呂布料非敵手，退二十里待四下兵接應。是夜上山望見一週遭火起，勳軍自亂，韓暹、楊奉分兵到處放火，為號接應。各軍入寨，呂布乘勢一擊，張勳敗走。呂布趕到天明，正撞紀靈接應兩軍相敵，却欲交鋒，韓暹、楊奉兩路殺來，紀靈大敗奔走。呂布引兵追殺山背後一彪軍到門旗兩路分開，中間一隊軍馬打

不與約

龍鳳日月旗幡。四斗五方旌幟。金瓜銀斧。黃鉞白旄。上打黃羅縉。金
 曲柄傘。傘蓋之下。表術身披金甲。腕懸兩刀。立馬陣前。罵布逆賊。青
 王家奴。布怒挺戟向前。來殺表術。副將李豐。挺鎗出馬來迎。戰不三
 合。被布戟傷其手。豐棄鎗而走。梁紇樂就。雙出來戰。呂布。袁術引中
 隊出。後軍潰走。三軍大亂。呂布軍搶奪馬匹。衣甲無數。術敗軍走不
 數里。山背後一軍出截。住去路。當先一將。乃蒲州人也。姓關名羽。字
 雲長。願五百枝刀手。大叫反賊。還不受死。待逃何方。表術慌逃而走。
 雲長趕來。紀靈敵住。餘眾四散。奔走。表術收拾敗軍。再回淮南去了。
 呂布得勝。邀請奉進二將。一行人馬。都回徐州去了。到城中。請叙禮
 畢。大排筵宴。管待眾將。布保韓暹為沂都牧。楊奉為瑯琊牧。席散各
 謝而去。雲長辭歸。次日。布與陳珪商議。欲留一軍在徐州。珪曰。不可。
 韓楊二人。據山東。不出一年。則山東城郭。皆屬將軍也。布曰。然。次日。
 重。方三軍送一將暫下一處屯。苟以候恩命。登問父曰。何如。不留韓
 楊二人。在徐州。為殺呂布之根也。珪曰。倘二人協助呂布。是與布添
 爪牙也。登服父之高見。却說表術。軍馬折其大半。乃回到淮安。遣人
 往江東去。問孫策借兵報仇。使至江東。說表王借兵之事。策怒。汝借
 稱帝位。背反漢室。賴吾玉璽。非義人也。吾欲加兵。問罪。豈肯妄助逆
 黨乎。作書以絕之。書曰。

策聞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
 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
 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頓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
 月。益使無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
 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畧丞宮人。發掘
 陵園。暴逆至此。故諸州群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

老成之
 見自是
 不同。

江東文
子亦此
縱橫公
山東南
有愧矣

惡既斃幼王東顧俾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于河北通謀黑山
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魚然燕幽劉繇決力江滄
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秦弓戢戈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饑
餒調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
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
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若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
有惡于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于疆臣若無故而奪之懼未合于
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
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所以斯
須遊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
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明之適足趣禍
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

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
瘁于桀紂之政毒苦于秦莽之役故能變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
下非患于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
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
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
冀五也幼主岐嶷若出其逼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于周
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于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
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室皆所以
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
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
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維所以扶國家之顛頓念社稷之危
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疆進取之欲

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蓋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于聖哲者以其審于合宜慎于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群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議固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人也世人多惑于圖緯妄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才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擇而敦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採予惟所尊志忠言逆耳幸留神聽

使賁書回見袁術術看畢怒曰黃口孺子敢以文字譏我吾先伐之以取江東長史楊大將苦苦諫方住却說孫策自發書後每防術來令點軍守住江口忽曹操使至拜策爲會稽太守便令起兵征討袁術策乃商議便要起兵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會兵擊袁術

孫策欲起兵擊袁術長史張昭曰術雖新敗兵將極多糧食足備前進兵不利禍及江東不如上書與曹操他若南征願爲後應兩軍相援術軍必敗萬一有禍亦望操援之策曰然遂遣使以此意達之那說曹操至許都思慕與章興立祠堂四時祭之遂封其子爲中郎章子漸收養在府忽報孫策使至貢獻禮物尤多操觀其書遂要南征人探得袁術乏糧劫掠陳留操遂點兵出師此時操自專權恣行大事然後啓奏無有不從操令曹仁守許都其餘皆跟操出征起兵三十萬糧食輜重千餘車時建安二年秋九月操行軍之次先發人會合孫策與劉備呂布比及到豫章界上分兵玄德引兵來迎入操營獻上首級二顆操驚曰此是何人首級玄德曰此韓暹楊奉之首級也操曰何以得之玄德曰呂布因令三人權沂都鄆郡兩縣縱使軍士

張昭見得是

老瞞雖奸雄而傾服人功迫慕不己能鼓舞英人難亦過矣

靜。雄。

四面並
突術危

槍掠徐揚地面人畏無所不怨。因此備乃設一宴許請議事。比及入坐。先捧了馬。擲蓋為號。小第關張二人各殺死一人。盡收其兵士于部下。今特來請罪。操曰。爾與國家除其大害。堪為大功。何為罪也。遂賞玄德。合兵到徐州界。吕布出迎。操用美言撫慰。命封左將軍之職。還許都之時。即換印綬。布大喜。操即分兵。吕布一軍在左。玄德一軍在右。操自居中。令夏侯惇于禁為先鋒。時袁術知操兵來。令大將橋瑁引兵五萬作先鋒。兩軍會于壽春界口。橋瑁當先出馬。與夏侯惇戰不三合。橋瑁被搠而死。術軍大敗。奔走回城。四下裏來報。孫策發船攻江邊西面。吕布引兵攻東面。劉備關張引兵攻南面。操自引兵三十萬攻北面。表術大驚。急聚眾文武商議。楊大將出曰。目今壽春春水旱連年。田禾不熟。人皆飲食。今又動兵。必擾于民。民既生怨。四下兵至。難以迎敵。不如留下軍馬在壽春休戰。待彼兵糧盡。必生變矣。陛下下旨。命林軍渡淮一者就熟。二者且避其銳。術用其言。習李樂就梁剛陳紀四人各分上將之職。分兵十萬。堅守壽春。術盡數收拾庫藏金玉寶貝上車。約二十萬人。聯絡不絕。過淮去。說操兵三十萬。日費糧食浩大。况諸郡荒旱。人民相食。屋宇盡皆折毀。軍士無得掠擄。操催軍速戰。李豐等閉門不出。操軍相拒月餘。糧食將盡。致書問孫策。借糧米十萬斛。不敷支散。吕布玄德自使人運糧。不敷支散。管糧官任峻部下倉官王廙跟隨出征。費數日入稟。操曰。兵多糧少。當如之何。操曰。可將小斛散之。權且救一時之急。廙曰。兵士猶怨如何。操曰。吾自有方策。廙果以小斛分散。操却暗使人各寨聽之。無一人不怨。皆曰。丞相太欺眾也。說者紛然。皆言散糧不及數。操密召王廙入曰。吾欲問汝借一物。以壓眾心。汝妻小。吾自養之。汝自無憂慮也。廙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頭。以示眾耳。廙曰。其責在

即。是。欺。人。
以。瞞。眾。
以。瞞。眾。
不。良。
不。良。

此。年。三。月。六。日。

必老
呼刀
官糧
教各
石填
急回
向前
賞賜
生擒

將
賊
手良

要
是

滿
是

二賊
百
人
心

罪。恭曰。吾亦知汝無罪。若汝不死。三十萬人。心皆變矣。屋欲再言。呼刀手推出門外。一刀斬之。頭懸高竿。出榜曉示曰。故行小斛盜竊。官糧。違按軍法。因此斬之。而乃瞞過三十萬人。盡皆無怨。操知糧盡。教各寨軍。如三日不併力得城者。皆斬。操自至城下。看諸將搬上。石填壕塞壘。忽見兩箇末將。將及到城邊。見城上矢石如雨。下慌走。急回操壘。劍親斬于城下。操自下馬接土填坑。于是大小將士。無不向前。軍威大震。城上看見。並皆失色。是夜爭先上城者。無數。操親自賞賜軍士。併力。城池已破。縱軍入城。擄掠李豐。陳紀。樂就。梁剛。皆被生擒。見操。操令皆斬于市。操焚燒偽造宮室殿宇。一應犯禁之物。盡春城中。收掠一空。操欲進兵渡淮。追起袁術。荀彧諫曰。此間接連十數郡。皆荒旱不收。更若進兵。勞軍損民。倘未見勝。欲退急難。不若暫回許都。待來春麥熟。軍糧足備。方可圖之。操持疑未決。忽報馬到。翻說張繡。依託劉表。為唇齒。南陽張陵諸縣。復反。曹洪抗拒。不在運輸。數陣。今被張繡殺來。恐許都有失。請丞相回。操持書與孫策。令跨江布陣。以為劉表疑兵。表不敢妄動。吾自復往張繡。以絕其根。即日兵行。令劉備與呂布。結為兄弟。使相救助。再無相侵。操令玄德仍住沛城。着呂布領兵回徐州去。操密與玄德曰。吾令汝屯兵沛城。是掘坑待虎也。但汝與陳珪商議。勿令有失。音至。便來接應。話畢而退。却說曹操自引大軍。回許都安撫。定了人報。段熲殺李傕。伍習殺郭汜。解首級前來。煨將李傕三族老小。二百餘口。俱活解入許昌。操令分于各門處。斬催汜老小之首。相傳號令。人皆喜悅。此賊已滅。請天子臨殿。會集文武。作太平筵席。封段熲為盞寇將軍。伍習為殄虜將軍。各引兵鎮守長安。二人謝恩而去。操奏張繡侵掠郡民。興兵伐之。天子親排鑾駕。送操出師。時建安二年夏四月。操引大兵進發。留荀彧在

此年三月二十六日

盜賊
山
好
不
個
可
後

奸
雄
語
人
所
不
及

許都調遣兵將操行軍之次見一路麥已蒼黃民欲為食聞兵來至
逃竄入山操下寨會集諸將更使人遠近遍叫村人父老及各處守
境官吏來聽發放操曰吾奉天子明詔招降討逆與民除害方今麥
熟之時不得已而起兵此去大小將校凡過麥田但有作踐者並皆
斬首擅自擄掠人財物者並皆誅戮王法無親宐當遵守仰君民勿
得驚疑不許流遣他界因此沿路百姓望塵遮道而拜稱頌聖德凡
官軍經過麥田並皆下馬以手扶麥通相傳送而過只怕麥倒在路
上操行于麥中忽驚起一鳩馬乃眼生竄入麥中踐倒其麥操隨下
寨喚行軍主簿擬議自己踐麥之罪主簿曰丞相之言令也誰敢不
從操曰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眾乎擊所佩之劍欲刎眾急救
之郭嘉曰古者春秋之義法不加于尊丞相總統大將豈可自踐麥
也操曰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義吾曾記過乃以劍割自己之髮
操于地曰割髮權代首耳萬國悚然沿道之民秋毫無犯靜軒有言

曰

十萬貔貅十萬心一人號令眾難禁拔刀割髮權為首方見曹繡
詐術深

却說張繡知操又引兵來急發書報劉表使為後應乃遣雷叙張先
二將出城迎敵令賈詡守城兩軍相拒陣勢排成張繡出馬指面罵
曰汝乃假仁詐義之人與禽獸無異操大怒令許褚出馬繡令張先
出迎只三合許褚斬張先于馬下繡軍大敗操引軍趕繡至南陽城
下繡入城中閉門不出操圍城攻打城上擣鼓不絕砲石金汁弩箭
以守之城壕大濶水勢尤深急難近城操令軍兵運土填壕又用做
土布袋并柴薪草把相雜來城邊作瓮梯又立雲梯窺望城中操自
騎馬遠城視之已經三日傳令教軍士于西門垠角上堆聚柴薪會

此平

集將士就那裏上城繡問詔答曰某已知曹操之意可將計就計令
操自棄兵而走繡曰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如借王屋之頭以解三十萬人之口老瞞畢竟是大賊稍有天理
人心者如何做得

老瞞自刎割髮等事似同兒戲然萬軍悚然兆民受福則實事也
天下事又孰有真假乎哉做得來便是丈夫彼道學輩口內極說
得好聽一到利害之際便倉皇失措如木偶人一籌莫展可笑哉
決勝負賈詡談兵

計出
其不意

張繡問曰何以知操之意詡曰某在城上見曹操遶城觀者三日他
見城東南角上有二色新舊不等之故鹿角多半朽爛意在此處容
易進城却虛去西南上積草詐為聲勢盡掣我城中之兵去守西北
今夜黑必扒東南角而進也繡問如之奈何詡曰此極容易日間盡
撥百姓穿軍衣號虛守西北令精壯之兵食飽輕衣盡歸東南房屋
內日間只教百姓去西北角上吶喊任他扒城一聲炮響伏兵齊起
吾一人可當一百也此可破操矣繡用其計盡教百姓穿軍衣城上
吶喊雲梯上只望西北上却說馬軍報入中軍操曰中吾計也精銳
之兵都存留帳後預備鎧仗城器具日間只用軍攻西北角城外
城中吶喊不絕至二更乘闕裏引精壯之兵來東南角上扒過壕去
砍倒鹿角軍人一齊扒到城上城裏亦無動靜只聽得西北角上喊
聲大起東南缺內火把齊明操軍殺人兩下伏兵齊起軍士急退背
後張繡親驅刀手殺來則見東南二門齊開精兵突出操軍大敗一
擁而退城外壕皆填滿殺到五更操軍走十數里繡收軍馬入城所
奪車馬輜重極多操收敗軍查點折軍五萬餘人呂虔于禁但各被

操與
羣如
之族

傷。諸見操敗走。急發書去。教劉表絕後路。表欲起兵。忽有人報。孫集兵已屯湖口。因此未敢動兵。蒯良曰。策兵已屯湖口。乃操計。故借兵也。近日曹操新敗。若不乘勢勦滅。後必有患。明公乘兵勢之勝。一擊操亦可破矣。表令黃祖堅守隘口。進兵安衆。安衆漢縣名。今慶遠縣。在南陽府城西。南絕操後路。一面會張繡。繡知表兵已起。同賈詡引兵去襲操。操軍緩而行。至襄城。到清水。操馬上大哭。衆將問其故。操曰。吾思去年將吾典韋在此折了。不出一哭耳。衆皆下淚。操令此處就屯軍馬。用祭亡魂。宰牛殺馬于清水之上。祭享典韋。操再拜痛哭。昏絕于地。衆皆扶起。大小軍校無不下淚。次祭侄曹安民。末祭長男曹昂。又祭絕影馬。次祭歿于此處軍士。祭畢。在營軍士皆哭聲不絕。連留不忍便行。忽有或差人報曰。劉表助張繡兵屯安衆。以絕歸路。操答曰。吾雖日行數里。已知賊來追吾。吾今策度已定。若到安衆。破繡必矣。遂等勿疑。遂至安衆地界。劉表軍已守險要。張繡隨後引軍前來。操舉軍黑夜鑿險開道。暗伏奇兵。天色微明。表軍會合。視之。見操少疑。操遁去。兩軍俱入險路。擊之。操縱奇兵出破表繡之兵。曹公脫安衆隘口。于隘外下寨。劉表與張繡各整敗兵相見。表曰。何期操之奸計。繡曰。容再圖之。表繡集于安衆。荀彧探知。袁紹欲起兵。許都荀彧急發書報操。書曰。

近人自冀州來。報說田豐謂袁紹曰。今將軍糧足兵強。曹操南征未回。宜早乘虛以襲許都。奉迎天子。號令海內。此為上策。若不乘機破之。終被他擒。雖悔無益也。紹聽之。持疑未決。彧請丞相還都。別作區處。劉表張繡疥癬之疾。不足慮也。望早早班師。勿失大事。操得書。心慌。即日整兵。起程探細人來。安衆報張繡繡點兵追襲。賈詡曰。不可追也。去追必敗。表曰。若不追之。失此機會。表繡引軍馬。

此正三國志

賈生知

如神

餘人追之約行二十里趕上曹兵接戰表繡軍大敗而還賈詡引十
 數騎接至半途見敗軍回繡曰不用公言果有此敗詡曰可從整兵
 再往追之繡曰今已喪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急往必利如其
 不然請斬吾首繡信之表不從繡自引敗卒再回追擊操兵大敗盡
 棄衣甲鎗刀而去繡迤邐追趕忽山後一彪軍出繡收軍不起那彪
 軍當住去路繡慌忙回來到安眾賞軍安謝賈詡表問詡曰繡以精
 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
 事不同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操敵手操軍雖
 新敗必自為將斷其後路以防追兵追兵雖精銳彼士亦銳故知必
 敗操必勝之後未盡力而退必國內有事已破我軍之後必輕車速
 回縱留眾將斷後眾將雖勇亦非將軍之敵手故雖用敗兵而戰必
 勝也繡服其高論也詡勸表回荊州繡守襄城以為唇齒兩將各自
 分散却說曹操知後軍必再引眾將回來正逢那彪敗軍敗軍告操
 若非這一路軍截住中路我等盡擄矣操慌問救軍者何人也那人
 朔鎗下馬來見曹操畢竟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夏侯惇拔矢啖睛

那將軍來見操生得身軀瘦健筋骨軒昂披黃巾曾立大功封鎮威
 中郎將江夏平春人也姓李名通字文達操問何來通曰近守汝南
 聞丞相破張繡劉表特來接也賞勞畢加為裨將封建功侯守護汝
 南西界以防表繡通謝而去操還許都荀彧出迎操入見天子稱說
 孫策有功封為討逆將軍贈爵吳侯遣使賞詔江東去令策破劉表
 操回府眾官皆聚荀彧問曰丞相到安眾何以知其必勝也操曰彼
 退無歸路必用死戰吾寬暗以圖之此孫子之玄效也吾以是知其
 勝也荀彧拜服而去郭嘉入操曰公來何暮也嘉曰適來袁紹使人

識得孫子玄效

勝非
下語也
老能
實能
今人
用之
無事
不
如老
也

呂布
腹心
之
先取
是

致書上丞相欲出兵攻公孫瓚求借糧兵操笑曰吾聞紹圖許都金
知吾歸欲圖公孫瓚又問吾求糧索兵操看書中之意極驕極傲令
使且歸館驛安歇操問嘉曰袁紹如此驕傲無狀吾將討之恨力不
及耳嘉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漢祖惟智勝項羽雖強終被漢祖擒
之惟智勝也如嘉編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兵雖強無能為也
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
此義勝二也漢末失政于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
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而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惟親戚子弟
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
多謀少決失在事後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囚累世
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之士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
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
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創寒恤念之形于顏色其所
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時有所忍至于
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
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
八也紹是非不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
紹好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
武勝十也公有十勝之德紹安可望也操曰如公所言孤何德以堪
之也若此紹可圖也嘉曰徐州呂布實心腹之大患也今紹北征公
孫瓚乘此人遠去不若先取呂布掃除東南然後圖紹未務心矣若
便圖紹呂布必來救援許都為禍不淺矣操然之當夜便召荀彧入
後堂曰汝知袁紹動靜乎彧曰今日有使至不知何事操以書令荀
彧看之看畢曰紹辭語大不遜也操曰吾欲興兵討之恨力不及耳

何如。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必弱。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耳。紹外貌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惟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眾。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仗義征伐。誰敢不從。袁紹之輩。何能為用哉。操曰。卿頌吾德。何以當之。然此可以興兵征伐。或曰。未可。今呂布見在徐州。常懷不仁。欲伐袁紹。布必乘虛。不如以書安袁紹之心。加紹顯官。許糧千斛。乘彼有事。于公孫瓚之時。先滅呂布。中原十有六也。然後紹一舉而可擒也。操撫掌大笑曰。奉孝之機。文若之智。雖陳平張良。何可比也。遂議東征。呂布荀彧

曰。可先使人往劉備處。計會為應。待其回報。方得動兵。次日厚待紹

使。奏加紹為大將軍。太尉之職。兼督冀青幽并四州。密書報云。公可

討公孫瓚。後當應之。遣其使而回。紹大喜。議進兵討公孫瓚。不說袁

紹起兵。却說呂布在徐州。常設宴待陳珪。珪父子。誇獎其德。陳宮不

悅。乘閑時。便告呂布曰。陳珪父子。面諛將軍。恐欲害之。不可不防也。

布叱之曰。汝獻讒言。害及忠良。誰為佞也。吾不看舊日之面。立斬汝

董。宮歎曰。吾忠義之心。不能明。不久必受殃矣。欲待棄之。又恐天下人笑。宮悶悶無言。帶領數騎。于小沛地面圍獵。忽見官道上。使飛走驛馬。宮疑之。乃棄圍場。引從騎。往小路趕上。問使命曰。汝何人。使命

使命知是呂布之人。慌不能答。宮搜使命。乃有劉備回書。逕捉來。見

呂布。布問之。使曰。曹丞相差某往沛城。劉豫州處下密書。今得回書。

應面諛
八者必
腹笑人
看也看
陳珪父
子便是
孫子今
人何為
之奉先
之多也
可嘆也

不知何事。宮曰：其中有謀。可拆簡看。布拆書視之，大驚，怒曰：「教陳宮看此書何言。」書曰：

今奉相公明命，敢不夙夜用心。備兵微將，寡不敢妄動。望相公大興王師，到來備用，為前驅。吕布乃狼虎之徒，輕則猖獗矣。備嚴兵整甲，專待鈞命。

公亦是

如管止

州之象

非曹

本則小

對焉

也

呂布聽了，大罵曰：「操賊焉敢如此！遂將使斬首，先使陳宮、臧霸、綰連、泰山寇孫觀、吳敦、尹禮、昌豨東取山東兗州數郡。高順、張遼取沛城，攻劉備、宋憲、魏續，西取汝穎。布自總中軍，為三路救應。且說高順等出徐州，有人入小沛報玄德，玄德急聚眾人商議。孫乾曰：「可先告急于曹公，次堅守城廓。」玄德曰：「誰可去許都告急？」皆下一人出曰：「某願往。」此人乃玄德同鄉之人，因來沛縣謀事，玄德以幕賓待之。姓簡名雍，字憲和，慷慨飄逸，善能占卦。玄德命簡雍行，就整頓守城器械。

玄德守南門，孫乾守北門，雲長守西門，張飛守東門。因糜竺以妹嫁

玄德為次妻，便以家僮十餘人、金帛糧食資給用費。玄德與糜竺有

骨肉之親，故令竺並弟糜芳守護中軍，保着老小。高順軍至，玄德在

離樓上見雄兵猛將，困住城池，玄德大叫曰：「吾昔與呂布無讐，爾何

故引兵到此？」高順曰：「你還支吾遮飾。汝連和曹操欲害我主，幸是天

敗，尚敢抵諱，可出就縛。」玄德不答。高順在城下大罵一日，無人出陣。

張遼在西門攻打雲長，長曰：「汝儀表非俗，何故陷身于賊之部下？」張遼

低頭不言。關公便知此人有忠義之氣，相拒終日，並無惡言。亦不令

軍士打城。關公令人探聽東門消息，人報張飛被辱，只要出城斬殺。

關公見張遼退出，迺來東門看時，只見張飛已出城外，和張遼廝殺。

遼拍馬而去，張飛欲趕關公，急召入城，令士卒堅守東門。飛曰：「張遼

怕我而走，哥哥如何趕我？」回來關公曰：「張遼武藝不在你我之下，是

此平三國志

吾夜來美言說之其人頗有歸順之心今日不與汝廝殺故拍馬而走飛方楮再不出戰玄德亦使人誠之呂布見攻下邳不開自來搦戰玄德于城上曰非備之罪乃曹丞相奉天子詔命以書見示不容不答苦苦相告呂布頗有回顧之心只教圍住不使攻打呂布權回徐州差郝萌往淮南見表術請罪許女為婚術不納尚未准信郝萌回說若要信從可送女來布持疑未決却說簡雍見操陳說呂布斬使見圍沛城操急聚眾謀士商議操曰吾不憂紹但憂表繡二賊在後未敢動兵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呂布驍勇若是結連表術縱橫淮泗必英傑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服可往破也操先差夏侯惇呂虔李典為先鋒先起操與眾謀士陸續進發簡雍隨行且說夏侯惇引兵五萬前至徐州界高順如許卻救軍至慌報呂布先發侯成郝萌曹性三將引二百餘騎來接應高順離沛城三十餘里去迎操軍玄德見高順退去知是操軍來到引關張各提軍出城口操孫乾守城糜竺糜芳守家玄德在高順後下了三箇寨子玄德左關公右張飛前先進夏侯惇提鎗出馬搦戰呂布高順出馬大罵夏侯惇惇大怒兩馬相交戰四五十合高順敗走惇縱馬趕去順不敢入陣遶陣而走惇不捨盡力追之陣中曹性看見縱馬出戰拈弓搭箭真侯惇將近性一箭正中惇左目惇拔箭帶出眼睛惇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棄之于口內啖之不趕高順只取曹性一鎗搦委面門死于馬下史官讚夏侯惇拔矢啖睛詩曰

關疆展土夏侯惇鎗戟叢中敵萬軍
拔矢去眸枯一目啖睛忿氣
喚雙親忠心力把黎民救雪恨平將逆賊吞
孤月獨明堪比論至今功績照乾坤

夏侯惇殺了曹性縱馬便回高順却從背趕來呂布軍馬一齊都

上曹軍大敗夏侯淵救兄而走呂虔李典等
順得勝引兵回擊玄德未知如何

北平濟北下寨高

總評

觀郭嘉所論袁紹十敗曹操十勝人能一一自檢其身去紹之敗
集操之勝則一生舉動有勝無敗矣若止在表曹身上比較是代
鬼作生活也讀三國志者當作如是觀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卷之四

呂布敗走下邳城 第十九回

寡不敵衆
公亦有
必疎謀

糜竺善
言

高順引張遼擊張飛寨。布自擊關公寨。各出迎戰。玄德分兵兩路救
應。呂布引軍背後殺來。關公兩路軍馬盡皆潰散。玄德引十數騎回
沛城。呂布趕來。玄德急喚城上軍士放下吊橋。呂布後到。城上却要
放箭。又恐怕射了玄德。被呂布乘勢趕入城門。窺城裏數騎來迎。被
布一戟一箇殺得盡絕。把門將士都走了。布招軍馬入城。玄德見背
後火起。到家不及。逕穿城而過。出于西門。匹馬逃難。布先到玄德門
首。糜竺出迎。跪于馬前告曰。玄德乃將軍弟也。吾聞大丈夫冤讐不
廢人之妻子。與將軍爭天下者。乃曹丞相也。量玄德何敢望將軍愛
惜。玄德嘗想轅門射戟之恩。一飯之間。未嘗忘也。將軍憐之。布曰。吾
與玄德舊曾拜義。安敢害及妻子乎。汝可引一家老小。復去徐州安